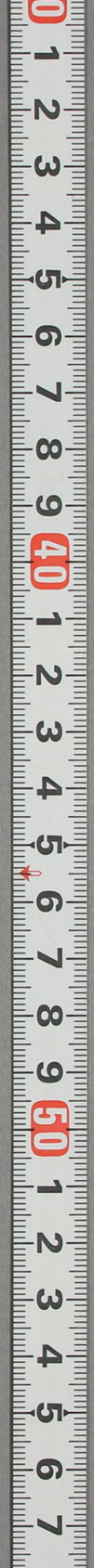




□ 12
3764
8



D12
3764
8

尚書古文疏證五下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第七十三

歌詩之見於經者舜皋陶賡歌三章以下商頌五篇以上莫高於夏五子之歌計其詩或如蘇子由所稱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尚庶幾焉乃每取而讀彌覺辭意淺近音節嘽緩此豈眞出渾渾無涯之代與親遭喪亂者之手哉猶憶少嘗愛竟陵鍾惺論三百篇後四言之法有二種韋孟風諫其氣和去三百篇近而近有近之離魏武短歌其調高去三百篇遠而遠有遠之合後代作者各領一派竊意此僞作者生於魏晉間才既不逮魏武自不能如其氣韻沈雄學復不逮韋孟又不能爲其訓辭深

木下中也氏
1991.4 贈寄
91-41

厚且除一人三失惟彼陶唐關石和鈞等句之襲內外傳者餘只謂之栲然無所有而已矣蘇子瞻讀蔡琰悲憤詩以爲其辭明白感慨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含養圭角猶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夫縱不出伯喈女亦必晉人擬作故范史收入于瞻爲分別微茫不欲其亂眞況赫然詩之載於經者哉要當與千古知詩者一共評之

接胡渭生朏明于與論五子之歌退而作辯一篇遺予令載於此曰詩歌之名肇見於命夔然南風卿雲康衢之類辭不經見未足爲據其可據者惟殷肱元首三章耳夏后氏詩歌絕少塗山及夏臣相持而歌之作皆不足信而周禮所謂九德之歌離騷所謂啟九辯與九歌者泯滅無遺其見於經唯五子之歌及孟子所引夏諺而已五子之歌今文無古文有識者謂其剽竊傳記氣體卑近殊不類五子語說已詳某不復及姑舉明白易曉者言之以決其僞則莫如韻句之寥寥爲可怪也詩大序云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古無所謂韻韻卽音之相應者聖主賢臣聲出爲律兒童婦女觸物成謳要皆有天籟以行乎其間非若後世之詞人按部尋聲韻句惟艱也故虞歌三章章三句句必韻夏諺六句句無不韻當時之歌體有然下逮春秋以迄漢魏凡屬歌辭韻句最密延及唐人亦遵斯軌況虞夏之民各言其志出自天籟者乎而五子之歌不然大率首二句連韻餘則二句一韻而第一章之韻句尤疎殆不可誦章十五句其協者裁四五句耳豈作

僞書者但以掇拾補綴爲工而竟忘其爲當韻也耶且古者易象龜占句必有協百家書語開作鏗鏘然則韻句而非歌者有之矣未有歌而韻句之寥寥者也卽以書論孟子引太誓我武惟揚之文五句四韻左氏引夏書惟彼陶唐之文六句六韻太誓非歌則左氏所引亦未必是歌今第三章乃襲取爲之芟帥彼天常而改其行爲厥道則又減卻二韻矣噫既用作歌抑何惡韻之若此也

又按古無平上去入四聲通爲一音故帝舜歌以熙韻喜韻起其證也五子之歌亦以圖韻下韻予韻馬葢古法也字有古音與後代頗不同如皐陶歌明音芒與良康爲韻五子之歌其一兩下字音戶馬音姥與予爲韻其四有音以與祀爲

韻皆古音也此僞作古文者幸其生於魏晉之閒去古未遠尙知此等若浸降而下幷此亦弗識矣

又按漢書韋賢傳首載四世祖孟諫詩二篇卽繼以或曰甚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此班固存疑之意然予讀後玄戒自勅責戒示子孫二詩殊弗如前葢孟詩古奧變化不逮二雅而纏緜悱惻之致溢於言表猶三百篇遐則玄成號爲有文采者詩僅如彼豈他子孫所能代作乎爲孟作無疑雖然班固存疑示愼也較之范曄竟以悲憤二章載入蔡琰傳末不復區別東坡謂之荒淺不亦宜乎

又按予嘗謂事有實證有虛會虛會者可以曉上智實證者雖中人以下可也如東坡謂蔡琰二詩東京無此格此虛會

也謂琎流落在董卓既誅父被禍之後今詩乃云爲董卓所驅掠入胡尤知非眞此實證也傳本云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胡中者十二年始贖歸興平凡二年甲戌乙亥距卓誅於初平三年壬申已後兩三載坡說是也但既沒胡中十二年而歸歸當在建安十年乙酉或十一年丙戌傳云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信若范氏言琎正作於建安中詩正謂之建安體豈得謂伯階女筆尚高於七子乎坡析猶未精常熟馮氏言蘇家論事少討論一層工夫亦殆有以也

又按木蘭詩有謂必出晉人者或曰自是齊梁本色惟文苑英華作唐韋元甫余謂唐是也亦以實證唐書百官志司勳掌官吏勳級凡十有二轉爲上柱國十有一轉爲柱國以至一轉爲武騎尉皆以授軍功詩云策勳十二轉非作於唐人而何要木蘭之人與事則或出代魏閒

又按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魯君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又齊桓公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云云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此卽第二章歌所自出然雖檃括彼語而平列直收詘然而止無復悠揚之韻故每讀策文輒覺敷腴婉入易足感人不

似僞作者之寥寂蓋僞作者謂代高文簡只以刪節爲能事不知劉勰有云善刪者字去而意留今第見其字去耳豈曾覺其意之留也與

又按邦之六典八則首見天官大宰小宰之職又見司會司書及大史乃第四章歌以詠大禹曰有典有則豈果周因於夏禮與抑夏歌襲周禮也

又按逸書原有五子之歌今不得見予嘗妄意其書必不似今襲左傳哀六年所引夏書之文何則賈逵註彼文爲夏桀之時不言太康逵固從父徽受眞書云十六篇逸則可知其無矣又必不似今太康爲久畋失國何則離騷經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屈去古未遠猶見百篇全書故述其亡由此又必不似今昆弟五人人各賦一章何則凱風七子之詩詩止四章仍出一人手頰弁諸公刺幽王之詩孔氏以爲作詩者一人耳言諸公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豈有篇名五子之歌而遂五子排排作歌以應其名者乎當是時哀宗國之顛覆痛社稷之淪亡親親之愛五子皆然而中有一人焉發爲詩歌或情不自已溢而爲二章爲三章亦可而必如後代之分題授簡人限一詩者恐無此事縱五子盡嫻文辭雜然有作而必如此歌之首尾相應從輕至甚者亦恐無此

事或曰疏亦以其一其二是作歌之次不必屬長幼矣予曰
篇明言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非齊作乎凡疏及蔡
傳曲爲孔書解者吾皆無取
又按詩以時代而分固已然亦有不必分與分之實舛誤者
莫若唐詩之初盛中晚錢牧齋嘗有序言初盛中晚錢起創于
宋季之嚴儀而成于國初之高棟承譌踵謬三百年于此矣
夫所謂初盛中晚者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
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婉傳得
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荆州已後同調諷詠尤
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遡岳陽唱
和之什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酬春夜
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詠則錢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
人之身更歷二時將詩以人次耶抑人以時降耶愚謂牧齋
猶文言之請以質論之張九齡卒於開元二十八年孟浩然
亦是年卒而分初盛何也劉長卿開元二十一年進士以杜
詩年譜考之所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者天寶五載上
溯其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當在開元二十六年二十七
年縱甫登第於是時亦劉長卿之後輩矣而分劉爲中何也
原其故蓋棟誤認中興閒氣集錢起劉長卿等二十六人以
爲中唐不知集序明言起自至德元載終於大厤末年選此
二十四年之詩大厤末固爲中唐然詩出於大厤前者尚多
今亦未可彊分竊以集中如錢起李嘉祐皇甫冉韓翃郎士

元張繼皇甫曾確知其天寶閒進士者當升爲盛唐集中惟孟雲卿爲盛唐則以箋中集載其人不知箋中集亦編次於乾元三年較中興閒氣集年數亦得其五之一箋中集七人盡爲盛唐並孟雲卿亦盛之中興閒氣集爲中唐並劉長卿亦中之何其有幸不幸與而不幸者能屈其終莫伸與又稼斷自大厤至元和末爲中唐自閒成至五季爲晚唐不知元和後尚有穆宗長慶四年敬宗寶厤二年文宗太和九年共十有五年竟屬去不數然則元白何以長慶名其集而杜牧許渾輩又何登第於太和耶舛陋寡稽莫此爲甚善乎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敕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此謂唐之進士也唐進士尚云爾況明之進士哉

又按錢牧齋極詆近日鍾譚所撰詩歸舉其初唐朱仲晦答王無功思故園見鄉人問詩云出朱子大全集卷第四之首註竝載王無功原詩鍾批以爲此人不凡因思古人雖居村僻皆有此等素友作鄉人其舛至此亡友趙琳石寅亦舉宋之問梁宣王挽詞魯忠王挽詞有存沒貴忠良句鍾批云存不必言說到沒處方知忠良關係此武三思崇訓父子爲太子重俊誅死者也其不考至此殆又出棟之下云

又按吾友胡朏明讀至此謂余朱子原來生唐初與王無功相酬答抑知宋胡安定至南渡後尚未死受業朱子之門乎余問故曰宋理宗本紀淳祐六年詔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並迪功郎本州州學教授此自姓胡名安定其人者群

方山編集通鑑認作胡翼之改曰詔授朱熹門人胡瑗云云不大可笑乎予嘗詆三百年人學殖荒陋至極惟陋則妄矣又按朱子此詩云我從銅川來見子上京客銅川見隋地理志秀容縣下爲今忻州王無功之父宦游地兄文中子所謂銅川府君者人自屬絳州龍門爲今河津縣其故園卽傳謂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閒是豈銅川乎以朱子博洽追代隋唐人語猶不免開口便錯況魏晉閒人追代三代以上人語者哉

又按崑山吳喬先生當代之善論詩者也或問曰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魯之詩同在頌文王厲王之詩同在大雅閔管蔡之常棣與刺幽王之旻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劉與刺衞宣鄭莊之篇同在國風不分時世惟夫意之無邪辭之溫柔敦厚而已如是以論唐詩則初盛中晚不過嚴羽皮毛之見不惟唐人選唐詩不序世次前後卽宋人之萬首絕句金人之鼓吹猶不論也高棅無識不論神意祇論皮毛奉嚴羽之說以選品彙又立正始正宗大家名家以致餘響旁流諸名目貽毒李何以成異物品彙又多收景龍應制詩立初唐高華典重之說錢牧齋謂其人界乎兩閒不可截然畫斷是矣猶未窮源益唐人作詩隨題成體非有定體沈宋諸公七律之高華典重以應制故然非諸詩皆然而可立爲初唐之體也如南宋兩宮遊宴張掄康與之輩小詞多頌聖德祝昇平豈可謂爲南宋詞體卑詩乃心聲心由境起境不一

則心亦不一言心之辭豈能盡出一途是以宋之問遇佳人有妬女猶憐鏡中髮侍兒堪感路旁人徐安貞聞箏有曲成虛憶青蛾斂調急遙憐玉指寒杜審言春日言懷有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大酺有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沈佺期迎春有林閒覓草纔生蕙殿裏爭花併是梅應制有山鳥初來猶怯囀林花未發已偷新郭元振寄人有才微易向風塵老身賤難酬知已恩張說幸望春宮有繞殿流鶯凡幾樹當蹊亂蝶許多叢蘇頲扈從鄠杜閒有雲山一一看皆美竹樹蕭蕭畫不成諸公七律不多而清新頴脫之句已爾使如中晚之多更何如邪大酺扈從本是典重之題而梅花落處雲山一等猶自忍俊不禁況他題而肯盡作伐鼓撞鐘驚海上城上平臨北斗懸等語耶劉得仁晚唐也禁署早春亦用應制之體使大厤開成人不作他詩只作應制詩某保其無不高華典重者也況景龍應制之詩雖多而命意布格使事無不相同則多人只一人多篇只一篇安可以一人一篇立體詩既雷同則與今世應酬俗學無異何足貴哉盛唐博大沈雄孟浩然有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掃蔣梅張謂有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王灣有月華照杵空隨妾風響傳砧不到君萬楚有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誰道五絲能續命卻令今日死君家子美之卻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蘂弄輝輝等不可枚舉皆是隨題成體不作死套子語故詩必隨題成體而後

臺閣山林閨房邊塞旅邸道路方外青樓處處有詩子美備矣太白已有所偏餘人之偏更甚絕無只走一路者也弘嘉瞎盛唐只走一路學成空殼生硬套子不問何題一槩用之詩道遂成異物七律盛唐極高而篇數不多未得盡態極妍猶三百篇之正雅正風也大曆已多開成後尤多盡態極妍猶變風變雅也夫子存二變而弘嘉人嚴擯大曆開成識見高於聖人矣或曰君故護中晚何耶答曰七百年來學盛唐者未見一人有成大曆開成之時瑕瑜不掩何須護得至於瞎盛唐詩老夫六十年前十五六歲時腳夾筆曾敵數十輩或又曰三唐變而益下何也答曰須於此中識其好處而戒其不好處方脫何李惡習得有進步左傳一人所作而前厚重後流麗豈必前高於後乎詩貴有生機一路乃發於自心者也三唐人詩各自用心竈使體格少落不屑襲前人殘唾是其好處識此自眼方開惟以爲病必受瞎盛唐之惑忠不可以常忠轉爲質文春不可以常春轉爲夏秋初唐不可以常初唐轉爲盛唐盛唐獨可以七八百年常爲盛唐乎活人有少壯老土木偶人千年如一日

第七十四

古人文字多用韻不獨周易老子爲然其與人面語亦閒以韻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韻協太誓曰我武惟揚揚疆張光韻協墨子引太誓之言於處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

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亦有韻之文竊意當日舜亦以命禹原未嘗增減堯一字而僞作大禹謨者於呼禹之下增十二句而至天之厤數在女躬增四句而至允執厥中增九句而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溢以二句而止不惟其辭之費意之重而於古人以韻成文之體亦大不識之矣至墨子所引以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竄入秦誓下篇首以爲鑑不遠在彼殷王六句倒置之竄入中篇中又以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二句爲重出伊訓咸有一德所用而滅去之止留其後之語反似墨子當日將古泰誓篇凡韻相協者采集成之而後引之而古人原未嘗有以韻成文之體也

按墨子原文爲鑑不遠在彼殷王下卽繫以殷王所謂四語今泰誓旣云商王受力行無度又更端云受罪浮于桀自不得用爲鑑不遠在彼殷王故遂易殷王爲夏王以作照應前面之辭此其遷就之本懷云

又按梅鷟幼穌又謂古文尚書東晉上者較前僞泰誓引書加詳故遂亂本經然尚幸其有紕漏顯然以可指議者如改今失其行爲今失厥道不與唐常方綱亡協則昧經書用韻之體矣離堯曰首節爲三段而增加其上則非舜亦以命禹之文矣正與余互相發

又按梅氏贅亦謂堯曰咨爾舜僅五句大禹謨于五句上下輒益之共三十三句是在堯爲寂寥乎短章在舜爲春容乎

大篇矣亦可絕倒又謂孔安國註論語舜亦以命禹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不言今見大禹謨比此加詳則可證東晉時古文非西漢時安國所見之古文決矣又謂集解所引孔曰者乃安國之手筆舉安國之手筆爲證則晉人將何辭以對皆與余互相發

又按荀子引道經四語亦是以危微幾之成韻論語雖有周親四語以親人人成韻僞作大禹謨泰誓中者竟截去一半開以天視天聽之語亦係不識文有用韻處

又按毛先舒稚黃曰易小象尤屬韻語大略句末也字前一字率是韻小象古本元不與爻相閒自相連屬成文中有一象自爲韻者如坤之初六象凝與冰韻六二象方與光韻有數象聯爲韻者如需之六四九五象聽與正韻履之六三九四九五上九象明與行與當與剛與行與當與慶韻同人之九四九五上九象克與則與直與克與得韻有通六象爲韻者則噬嗑之象行與剛與當與光與當與明韻是也三代韻書不傳此等最有資于考古自後人以象傳爻兩相閒隔便乖古聖人諧聲摛文之意愚嘗笑詩書無口冤直難鳴不獨文義受人錯解並篇第任人移易此殆其一事耳矣

又按傳記引書有本非韻語卻被僞作者或增或刪或竄改以圖與韻叶若古人文實有如此協比其音者又得數條亦不可不察增者何呂氏春秋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增乃聖二字于乃神上皆四字句以神與文叶刪者

何荀子其在中鼇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刪得友者霸二句以王與亡叶竄改者何禮記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改兵字爲戎以下與躬叶此皆屬其狡猾處

又按顧氏音學五書言文人言韻莫先於陸機文賦余謂文心雕龍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晉書律厤志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二書雖一撰於唐要及魏武杜夔之事俱有韻字知此學之興蓋於漢建安中不待張華論韻何況士衡故止可曰古無韻字不得如顧氏云起晉宋以下也

又按音學五書言古詩無叶音載陳第季立序言頗詳尚未及焦氏竑筆乘一段余勸東海公補入諸而未行書已刊布今補於此亦大有裨益韻學云筆乘曰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于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彊爲之音曰此叶也某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與貔又音五紅反而叶蓬與豵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鳩與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馬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緜至于岐下上韻爲率西水滸之類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

迫音闢雖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反側候人云不稱其服上韻爲不濡其翼騷經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爲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辭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降今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降下韻爲憂心忡忡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爲朕皇考曰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鐸音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爲與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爲水歸其壑昆蟲毋作之類也此等不可殫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叶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無一字作他音者耶離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以逮而鑿空傅會良可歎矣予兒朗生五歲時方誦國風問曰然則騶虞好仇當作何音某曰葭與貔爲一韻逢與逑爲一韻于嗟乎騶虞一句自爲餘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與子爲韻麟之定定與姓爲韻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叶也殷其雷黽勉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也兔罝仇與逵同韻葢逵古一音求王粲從軍詩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馗馗即逵九交之道也不知逵亦音求而改仇爲渠之反以叶之遷就之曲說也愚按爲逵古音求說非是葢逵雖亦作馗不比馗有二音止音葵經文未嘗作馗豈容讀入尤韻毛氏先舒引漢書趙幽王歌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云仇可與之叶自亦可與逵叶證朱子音爲獨得也

又按人皆言今之韻書多沈約吳音眞屬奇冤約四聲一卷
唐已不傳取士一以陸法言切韻五卷爲準今之韻書其部
之併則平水劉淵本也其字之省則景祐禮部韻略本也而
酌古沿今折衷於南北之音者則陸法言所撰本也人坐不
讀陸法言序耳讀之自曉善乎馮氏班有言韻書定于陸法
言廣于孫愐法言序云與儀同劉臻等夜集論南北取韻不
同曰我輩數人定則定矣遂把筆記之洛下爲天下之中南
北音詞于此取正永嘉南渡洛中君子多在金陵故音詞之
正天下惟有金陵洛下也然金陵稚吳語其音輕洛下染北
音其音濁當法言定韻之夕如辭道衡北人也顏之推南人
也當時已自參合南北而後定之故韻非南音也今人但知

沈休文是吳興人耳抑尚有未盡者當開皇初劉臻等八人
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闌商搉韻事不獨辭道衡北也魏淵
盧思道李若辛德源皆北人不獨顏之推南也劉臻蕭該皆
南人法言亦魏郡隤漳人序云蕭顏多所決定蓋蕭該撰漢
書及文選音顏之推家訓有音辭之篇並深于小學者魏著
作淵謂我輩數人定則定矣蓋此八人乃極天下文人之選
一席千載各自任是以進書於朝則抱賞歸家人皆稱歎
流傳於後則唐以施場屋號官韻宋以例九經令刊行其重
如此豈若約獨得胸襟空矜入神梁天子竟不遵用者哉又
人皆言約實創始曾無先覺亦緣過信其謝靈運傳論遂爾
上掩周顒之美下來陸厥之攻英雄欺人誠亦有之缺舌蠻

音嘻其甚矣

又按韻興於漢建安及齊梁間韻之變凡有二前此止論五音後方有四聲何謂五音魏左校令李登作聲類晉呂靜放登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後魏崔光依宮商角徵羽本音爲五韻詩以贈李彪隋潘徽所謂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羽者也何謂四聲南史陸厥傳永明末盛爲文章沈約謝眺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周顒傳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沈約傳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四聲實始于此不然有韻而卽有四聲自梁天監上溯建安且三百有餘載矣何武帝尚問周捨以何謂

四聲哉蓋此事初起不獨人莫之信如鍾嶸言平上去入余病未能卽已亦未嘗遵用約論四聲妙有詮辯而諸賦往往與聲韻乖是也

又按鳴呼始爲叶音之說者誰歟其亦可謂之不識字也矣字有古音以今音繩之祇覺其扞格不合猶語有北音以南音繩之扞格猶故也人知南北之音繫乎地不知古今之音繫乎時地隔數十百里音卽變易而謂時歷數千百載音猶一律尚得謂之通人乎哉昜始乎始則自後周有沈重者音毛詩于南字下曰協句宜乃林反陸德明從而和之籀於漢善於選亦各曰合韻協韻自時厥後滔滔不返朱子作傳註益習爲固然幾無一不叶音之亡久矣天牖其衷音學

復明發端於明之焦氏陳氏大備於近日柴氏毛氏顧氏之書試取所未及者言之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稍緩今吳人無此音也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閒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今江淮閒無此音也呂氏春秋云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高誘註呿開唫閉顏之推謂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惟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及予與莒州人遇叩其鄉貫呼莒爲俱兩切不爲居許切則音之變也然猶可諉曰此方言也請證以離騷洪興祖本於多艱夕替之下引徐鉉曰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葢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予謂此卽古音也然又可諉曰楚辭辭楚故訛韻寔繁更證以三百篇三百篇風字凡六見皆在侵韻內今吾鄉山西人讀風猶作方愔反不作方戎反正顏之推所謂北方其辭多古語是也予獨怪朱子于九歌國殤雄與凌韻云今閩人有謂雄爲形者正古之遺聲夫旣知爲古之遺聲不因以悟其餘而仍於其下註曰雄叶音形抑獨何哉

又按漢書東方朔傳郭舍人卽妄爲諧語曰師古注諧者和韻之言也亦可證爾時無韻字

又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士冠禮祝辭三服字皆云服叶蒲北反二福字皆云福叶筆勒反獲三德字爲正音不知皆古

正音也服與福音變而德音不曾變也使非音變服原音馥
周公當日既以此字爲韻首自以此爲主當叶下德字讀入
一屋韻內不當以第二韻德字爲主反預叶上服字音匐入
二十五德韻以就之矣此固情理易曉古今人所同然者何
陸氏誤至此緣未有以焦氏筆乘等議論告之耳亦所謂恨
古人不見我
又按初讀尚書釋文見書序共字云王己勇反皋陶謨嚴字
云馬魚檢反益稷絺字云鄭涉里反馬鄭王三家己俱有反
語疑不始自孫叔然顏之推張守節語並誤既讀崇文總目
云德明以南北異區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爾
雅老莊者皆著其譌語以增損之是三家反語德明代作非

三家本實然顏張初不誤然儀禮士昏禮記註用昕使者用
昏堻也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堻女之夫鄭作反語有此
一條

第七十五

古人字多假借某當讀爲某其類弗可悉數第以四子書證之
有以形相近而讀者素隱之爲索隱有以聲相近而讀者既稟
之爲餼稟有以形聲俱相近而讀者親民之爲新民有形既不
同聲亦各異徒以其義當讀作某者命也之命鄭氏以爲慢程
子以爲怠是也安國壁中書原有旅獒篇馬融鄭康成親從講
習知旅獒不得讀以本字故註書序馬云作豪酋豪也鄭云獒
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

見於周蓋從篇中文與義定之也僞作此篇者止見書序有旅
獒字遂當以左傳公嗾夫獒焉爾雅狗四尺爲獒之獒若似馬
鄭爲不識字也者竊惟馬鄭兩大儒其理明義精之學或不如
後代而博物洽聞迴非後代所能彷彿豈並獒字亦不識乎亦
待之太薄矣

按書序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孔穎達疏上旅是國名下旅
訓爲陳二旅字同而義異孔傳所謂因獒而陳道義是也此
從下文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例出而蔡傳竟解作國名
亦可謂字竝不識矣

又按旅者陳也因獒而陳道義此自史臣所命篇名非當日
太保胸中有此二字以訓戒王二十八篇之書有整取篇中

一字面以名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類有割取篇中字面以
名如甘誓牧誓之類皆篇成以後事今乃云太保乃作旅獒
用訓于王分明是既有篇名後按篇名以作書故不覺無意
漏出或曰惟克商以下書之本序太保乃作云云亦史臣爲
之辭耳余曰然則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
錫周公不曾有召誥字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
刑以詰四方不曾云作呂刑以詰四方何獨古文直罵題出
論至此而人猶未悟則惟三國志注有一譬曰若不見亮正
使剖心著地與數斤肉相似

又按國語仲尼在陳一篇正旅獒之藍本但自昔武王克商
至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皆孔子語今割昔武

王克商二句爲序以分同姓異姓入召公口中亦所謂議敘錯雜也國語指肅愼氏貢楛矢肅愼內傳稱爲周北土書序爲東夷韋昭則曰東北夷之國子案之其地卽今甯古塔謂東者是也今甯爲西旅獻獒又所謂東西莫辨者矣子嘗京師久遇有從甯古塔來者詢其風土云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榆樹松樹枝旣枯墮入江爲波浪所激盪不知幾何年化爲石可取以爲箭鏃榆化者上松炙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巔之陰反黑松林偏生楛木可取以爲矢質堅而直不爲燥濕所移又有鳥曰海東青卽隼也予固請得一石磬以歸因歎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以山川物產亙千年而不變者驗諸人言猶然然則國語既鑿可信而甯爲旅獒文者何爲也哉

又按漢書趙充國傳注孟康曰豪帥長也傳中先零豪名封煎罕开豪名靡當兒又有大豪中豪下豪之別乃知羌戎稱豪訖漢猶然

又按姚際恆立方曰蔡氏解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宜受作訓以戒王竊以前此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此反有取於一獒恐無是理武成篇既言歸馬矣此又慮其畜馬而諄戒何耶獒當如馬鄭二家作豪解尙可

第七十六

文有以譬喻出之而理愈顯而事愈著而意味愈深永若改而正言則反索然試一指陳誠有不能掩其改之迹者論語譬如

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此譬喻文也今明明改之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猶以論語出於旅獒可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其猶卽譬如也今明明改之曰不學牆面猶以論語爲出於周官可乎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有草上之風必偃而取譬意方見今改而截其半曰爾惟風下民爲草將成王爲好作歇後之語而令君陳猜測之乎抑可乎不惟此也譬如爲山出於旅獒譬如平地又出何書乎君子德風小人德草出於君陳而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勢又必出君牙爾身克正罔敢弗正將夫子爲不能自吐一語之人乎而必古文之是襲也亦待之太薄矣

按余嘗謂左傳左氏作非左邱明蓋左氏六國時人習聞闕里遺言而樂稱之故每於孔子前人不覺以易論語之文散入其口中此自是其文之所至非當日本然也如襄九年穆姜舉元體之長也已先文言有之豈孔子襲穆姜乃撰穆姜語者用孔子耳而代之後先事之虛實有不暇顧故曰左之失誣或者猶以歐陽公言爲據余請更以事徵之千古聖人莫過孔子孔子所著書莫如論語論語言學莫大於仁言仁莫精於顏淵仲弓問兩章據昭十二年則克已復禮仁也爲古志之語據僖三十三年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爲曰季所聞皆先論語有之豈孔子于二子定規規然取陳言以應之乎必不爾也要在一反轉觀之而誣自見竊謂能移此法以讀古文則亦可無惑於論語矣

又按梅氏鷟亦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不特攘諸論語抑且攘孟子掘井九軔九仞二字余謂掘井可以九仞言而爲山不可以九仞言觀荀子一書於山皆曰百仞於淵於谷亦曰百仞惟牆曰數仞木曰十仞下字細密如此豈似古文之駢且妄與

又按梅氏鷟謂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古文以若代辟如以升代登可也而以陟代行則不可何則書汝陟帝位詩陟彼崔嵬凡陟皆升高之義無有用在遐字上者竊以此亦殊不然今文立政篇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非陟遐之一註腳乎古人用字卻又不盡拘拘

又按漢書敘傳云我德如風民應如草不曰民德曰民應應字內含有草隨風偃之意且固自以身在論語後引論語可不備若君陳欲作成王語豈容如是

又按甚矣左之失誣也而外傳尤甚如曹風侯人之詩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刺共公也共公二十一年爲內傳魯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數其乘軒者三百人也正與詩合若前此六年爲共公十五年縱是詩已有安得甫脫於曹風人之手而輒遠述於楚成王之口向其臣曰曹詩彼己之子不遂其媾乎誣莫甚于此又何尤乎穆姜

第七十七

余向謂史記多古文說今異者不過字句間爾今且有顯然出

太史公手標舉書目其辭至二十八字爲安國書所未載將太史公所從問乃令一棘下生子安國而安國所授本非復此二十五篇也然後可河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余謂禹抑鴻水與孟子合十三年與今文作十有三載乃同合過家不入門與孟子及今文啟呱呱而泣予弗子合陸行載車以下又與尸子及今文予乘四載合其事事有根據非苟作如此魏晉閒人竟以世所童而習之之書書且闕卷便見忘其采用豈非天奪之鑒褫其魄與吾今日以口實也哉

或問子以禹抑鴻水魏晉閒人忘其采用若采用當入何篇余曰其大禹謨乎或問大禹謨在眞安國書爲虞夏書即假安國亦名虞書何居而以夏書入大禹謨也余曰以左傳例之益可入也文十八年三引虞書文皆在今舜典僖二十七年亦引夏書文在今益稷其引逸夏書者十有四一未采用二入五子之歌二入胤征餘則盡入大禹謨故以夏書入大禹謨以下篇者準僖二十七年例也非無稽也或曰子於僞古文尚書學推見至隱如此得無亦勞而罔益乎予不覺失笑

按夏本紀稱禹爲人敏給克勤克勤二字爲大禹謨所采尚有二語甚精曰聲爲律身爲度未經用予曾戲以荀子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檃括爲惟聖盡倫惟王盡制以語一酷信古文者云此古逸書其人欣相賞叩出何書而

不悟其爲君無口爲漢輔之類也

又按除太史公引逸夏書外商君傳趙良引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蔡澤傳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此皆在秦未燔書之前意所引出全書百篇中其標名出引周書者則楚世家欲起無先蘇秦傳緜緜不絕蔓蔓柰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蒙恬傳必參而伍之主父偃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貨殖傳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以周書七十篇按之緜緜不絕和寤解也存亡在所用王佩解也意欲起無先至農不出等語亦出七十篇內但今已亡缺十有一篇不復可考見云

余向謂說文皆古文今異者亦只字句間然從其異處論之已覺義理長非安國書可比今且有安國所不載辭至多其必出賈侍中所授二十四篇也可知故除名標逸周書者不錄錄虞書焉商書焉周書焉尚書及書焉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虞書又曰怨匹曰逑商書曰以相陵懱周書曰宮中之宄食讀若周書若藥不瞑眩周書曰來就棊棊周書曰戮戮巧言周書曰來就棊棊周書曰王出涘周書曰伯冕周書曰師乃掐周書曰技技無怠周書曰惟緇有稽尚書曰圍圍升雲半有半無書曰竹箭如櫜右皆魏晉開忘其采用者而宋洪邁反疑之爲不可曉善夫徐鉉進說文表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予謂賈許所授受古也魏晉開出今也徇今

而違古洪氏之見也援古以正今予之見也噫果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按伏生今文以下王肅鄭康成古文以上統名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茲說文于引今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之文皆曰虞書於引禹貢甘誓之文皆曰夏書固魏晉閒本之所由分乎唯於今舜典五品不遜作唐書與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同四引洪範皆曰商書與左氏傳同卻與賈氏所奏異豈愼也自亂其例與抑有誤又按仁閔覆下則稱旻天毛詩傳並同嘗意孟子號泣于旻天出古舜典則此亦應爲其文怨匹曰逑與桓二年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同凡左氏古之命也皆古有是言其

卽指虞書可知伯翳重今冏命益鄭孔各有一冏命故其稱名同唯字別孜孜無怠出僞泰誓說見第三卷王出涘亦泰誓見周頌箋疏貔有爪而不敢以撅出周書周祝解說文脫逖字茲偶因仍未及削正云

又按向以東京古文盛行推功於逵更以帝紀參之章帝建初八年詔曰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吕扶微學廣異義焉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靈帝光和三年詔舉能通尚書（顧澐人曰尚書上脫古文二字）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儒林傳云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其盛

心如是故當時古文尚書幾炳如日星目所共睹愼從達受具載撰著得以上獻闕廷不以爲諱若西京末以尚書爲備而古文舊書猥已不誦絕之者何啻莛楹學固有幸不幸如是逮獻帝建安中士變在交趾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變欲條尚書長義上之又以見爾時不獨一鄭氏家法且廣爲講肄徒眾盛甚柰何未及五紀王肅既薨輒星馳電逝埃滅無聞令人回思莫審厥由既讀王朗公論秦焚坑之禍曰而於是時始變古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余亦謂蓋天之喪古文書也不然則漢曷嘗不力焉此所以每仰視而不禁閔惜嗟痛也

又按上悼古文二十四篇不傳由於漢魏後陳第季立則以古文全經不傳由秦漢閒一歸諸天一責諸人因並錄其辭云曰夫書之不全皆委之秦火矣按秦本紀始皇三十四年令燒天下詩書百家語越三年始皇崩又越三年二世滅越五年漢高卽皇帝位焚書之年歲戊子漢高卽位歲己亥相去十二年耳張蒼秦柱下史叔孫通伏勝高堂伯秦之博士酈食其陸賈申公楚元王輩皆秦儒生豈以十二年之閒遂至一廢掃地莊子云詩書禮樂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孟子荀卿述王道論詩書其及門弟子往往散處列國戰國去秦何幾一經燄火遂爾澌滅何也豈秦及戰國功利之習浹人膚髓而士生其時惟學從橫長短攻戰之術與夫尊

秦禮儀之制而尚書古經無復有讀之者耶或曰漢高雖興
挾書之律未除咸畏而莫敢出然伏生教于齊魯之閒兵初
定也至史稱高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
絃歌之音不絕此時去秦逾近其徒最眾豈所講誦者都非
尚書古文耶不然何泯泯也其故不可知也漢武行幸河東
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
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秦漢之際遂無若人可悲也哉
又按梅氏鷟信伏生有壁藏書之事不信孔氏雖與史傳不
合亦頗妙其辭曰今夫人情貯物於櫝猶不忘時加展省矧
以士親聖經棄置如遺茫然弗覺豈理也哉又曰孝文時伏
生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詔使鼂錯往受書其所以尊榮之者

至矣假令先聖之裔有能藏經屋壁取經以進吾不知帝宜
何如尊崇之顯榮之乃孔氏之門卒無一人焉肯出其藏以
應帝之求者何哉且距藏書初繞三十五六年當時妻子奚
奴目擊其事者尚存何不聚族而謀曰愛經之主不世出頃
蒙主上尊榮伏生至此吾家經籍道興之日也壁經不發則
與暴秦焚書同歸卒就滅亡奚貴於藏哉內愧本心上負聖
主吾不忍爲也今不見有一人不問有一言蓋其先實無所
藏故其後不知所發其先實不目擊斯事故其後亦寂無言
及斯事者豈不較然明著也哉余謂藏書有二說家語作孔
襄東觀漢記作孔鮒鮒爲陳涉博士持孔子禮器以歸者孔
鮒近是鮒卒與陳王俱死死之後藏書遂無傳焉容事理之

所有者

第七十九

余向謂引古有例古人必不自亂其例如書云下不得自爲語氣論語孝乎惟孝是也書屬議論必不認爲敘事與或妄增其後其前孟子一人衡行於天下有攸不爲臣二處是也今更論之引書者必以書辭不甚明方從下詮釋一層未已復進一層若本辭已明其事實盡臚陳於前聞者自了引者柰何復屋下架屋乎茲且見大禹謨之於左氏矣左氏文七年卻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釋書辭如此僞作大禹謨者將援戒之用休三語自不得如缺作釋辭又恐九歌終未明也遂倒裝于前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云云此在尋常書篇亦無不可特與左氏引古例不合耳或曰據子言夏書僅戒之用休三語終竟不知九歌何指矣余曰奚有於是愼徽五典克從大史克以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當之未全至孟子始釋以父子有親等作虞書者豈料後有孟子代爲我釋也哉益當作虞書時五典字面作夏書時九歌字面人所通曉無煩註明下及卻缺孟子時便不得不費辭亦所謂周公而下其說長曾謂作夏書者置身三代首而卻如後代之饒舌哉

按周禮大司樂職九德之歌鄭司農以春秋傳六府三事一

段註之始明作周禮者不顧也足徵彼時其樂見存人所其
曉云鄭司農引春秋傳不依卻缺次第乃倒次其文曰水火
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
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與大禹謨同又足徵
註書者與作僞者其遷就之情頗相似
又按姚際恆立方曰凡左傳文皆順釋於後者茲皆逆釋於
前又藏卻六府三事字面別出於下文帝舜曰中至原有義
而行之謂之得禮亦係釋書辭竟忘著落且戒之用休三句
一文固聯貫而義自爲三據此既將九歌之義層層逆釋下卽
當接以勸之以九歌一句方直捷不得又照逸書原辭將戒
之用休二句別自二義者夾於中間使九歌之義上下隔越
悉欠文理也又曰使書辭果有水火金木土穀等句左氏不
當屑屑釋之矣可不辨自明
又按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
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近日有人援
此以表章爲古樂經與禮經並配亦小有致劉向校書得樂
記二十三篇末篇曰竇公卽載斯事惜不傳予獨歎南齊時
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科斗書考工記說者以證考工記非
先秦人所作則魏文侯當六國初已寶愛大司樂章謂其爲
六國陰謀之書者顧足與深辨與
又按吾友王弘撰無異述其鄉先生韓慕簡之言告予天下
不治由聖人不生聖人不生由元氣不復元氣不復由大樂

不作大樂作則元氣復元氣復則聖人生聖人生則天下治
予服爲一代偉論因謂功成作樂大樂不作亦由天下不治
天下治則大樂作四者如環無端此上古之世長治而不卒
衰也盛哉

又按晉書張華問李密孔明言教何辟密曰昔舜禹皐陶相
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辟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
教是以辟耳此與陳壽議並同予著疏證亦知有言辟之病
非卑視人實置己未高耳

第八十

更例以今文之例如武王命康叔爲衞侯作康誥直云王若曰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平王以晉侯爲方伯作文侯之命直云王
若曰父義和無所庸序也卽古文微子之命君陳亦爾讀左氏
定四年傳祝佗述蔡仲之事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
王命也意此必古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蓋若劈面一喝聞者
心悸戮其父而用其子自與平常封襄者不同若將是語綴入
篇之中勢便懈甚至以乃祖文王與爾考並提其無乃非類也
乎在祝佗述其事自不得不追其巔末曰昔周公相王室以尹
天下管蔡啟商基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
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
王而命之以蔡而僞作是篇者亦如其例彷彿其辭曰惟周公
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
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

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以爲篇端之序學者試平心以思此爲左氏本書乎抑書襲左氏也或曰據于言書直以爾考之違王命起其蔡叔獲罪之由終且莫知矣余曰朱子言古者有編年之史有每事別紀之史編年春秋是也每事別紀書是也書二典所載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余亦謂蔡叔獲罪蓋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不必贅序于蔡仲之命也或曰子必以書無序而後可余曰是何言書有有序者無序則其指不見有不必序者彊序則祇覺其贅而已吾願學者以書自書不必如引書者之追其事傳自傳亦無庸以傳之文闌入於書而已矣

按王伯厚以此傳爲未足信云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五月盟于皋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愚謂不爾僖公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蔡侯次在第五衛子次在第七此會也祝佗述其載書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衛又在蔡上此盟也盟所以敬其明神本其始也較會之次爲重傳固云乃長衛侯於盟不曾云會何有誤或曰左氏竟如是其莫可擬議乎余曰劉子玄評其工侔造化思涉鬼神此區區事實足徵曷足以盡之

又按囚蔡叔于郭鄰孔傳云郭鄰云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此臆說也郭鄰正作郭淩出周書作雒解孔晁止云地名未詳所在洵

是至蔡顯屬漢汝南郡上蔡縣爲其父子所封未開別地傳
卻云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
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以戒之異哉此唯周宣王弟友
初封鄭內咸林之地名鄭後徙溱洧之閒施舊號於新邑亦
名鄭未聞蔡復爾爾不獨臆且瞽說矣緣其瞽說則誤讀世
本蔡叔居上蔡宋仲子注云胡徙居新蔡不知漢地理志注
胡後十八世平侯自上蔡徙新蔡非胡徙新蔡也後漢志河
內郡山陽邑有蔡城劉昭注云蔡叔邑此猶鄭管城之類乎
又按孔傳以蔡圻內國名自非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卻
是遠勝鄭康成解作謚號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
誥而封於殷虛當既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謚取以

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謚康子亦
謚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
之康徙封衛衛卽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良然或地志故
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
又按祝佗言文武成康之伯猶多孔疏云文武成康皆以處
長而立子不覺笑曰武王不有伯邑考之壓其上乎讀管蔡
世家云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又云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可知當時伯邑考固有子文王乃舍
伯邑考之子而立次子發以遵殷禮實與引以況公儀仲子
者一例鄒平馬公驌告予衍似微子之次子故曰微仲非其
弟亦以經爲例蓋不信世家與流俗本家語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師古稱其載古人名氏與諸書或不同余讀如顧命彤伯彤作師虎臣虎作龍仲桓南宮毛仲作中毛作髦此或出固見古文書未可知尤愛於微子下自注曰紂兄宋微中下自注曰啟子足輔馬說之不孤因思微既屬殷畿內國名啟封之于此是爲微子斷無其弟又並封之事則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殆又一理證云或謂予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出左氏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所出試問成王蔡仲同爲文王之孫而此一孫向彼一孫呼其祖爲乃祖其可通乎胡不摘出余曰武王康叔同爲文王之子而此一子向彼一子康誥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酒誥則曰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亦從而乃之武豈自外于文考乎竊以古人不甚拘與或以乃作虛辭用亦可

又按向以二十五篇書惟微子之命雖當日眞命書不可考要此無甚可議近方覺純以僖十二年傳王命管仲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爲藍本而割湊充篇且既易往踐乃職爲往敷乃訓又曰往哉惟休既易無逆朕命爲無瞥朕命上已曰愼乃服命不太複乎又按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伯禽唐誥皆書篇名皆不見今百篇書中豈夫子所黜去乎抑聖人亦有未及也夫以成王爲君周公爲相而建爾元子與封小弱弟於唐其訓戒之辭詎不足幾于道以垂後世而爲

所刪耶殊所不解愚曰蓋嘗反覆詳思而得其旨矣馬端臨之論夫子刪詩也曰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洩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予曾出一論以折之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此非士蔿所作詩

乎宜入風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非祭公謀父所作祈招之詩乎宜入雅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此非武王所作支之詩乎宜入頌今風雅頌皆無焉其不以序行於世者耶而馬氏之說紬馬氏說紬而吾之說起曰夫子之刪詩其與修春秋固無以異也春秋因魯史成文魯史所不載者聖人未嘗增魯史以策書赴告爲體赴告所不及者魯史未嘗增當時若晉重耳之入國與殺懷公于高梁皆赴告未及故魯史不書聖人亦未嘗取晉乘之文以附益之所以者何蓋其愼也且以吾所載二百四十二年事其褒其貶已足明將來之法矣固不必誇多鬬靡如後人以無一不載爲功也

此修春秋旨也其刪詩也必取世所傳某本詩凡今三百五篇咸在者從而刪之存此三百五篇以爲其美其刺已足立吾教矣雖有士薦祈招等作見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其刪書也必取世所傳某本書凡今百篇咸在者從而刪之存此百篇以爲其大經大法已具是爾矣雖有伯禽唐誥見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此夫子刪定旨也昔有問書何以無宣王朱子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此句最好予竊謂伯禽唐誥亦若是而已矣更譬之蕭統文選偶遺王逸少蘭亭序說者遂吹毛求疵以爲昭明意若何昭明豈眞有是意殆不足一笑大抵世人愛奇奇則欲博博則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聖人愛義義則從約約則雖有不及而已無所不包也

嗚呼世之侈言撰述者其尚有鑒于斯哉

又按詩小序久而漸知其不安也與書序同蘇子由出取其首之一言爲有依據後說詩者多宗之以排擊紫陽以復于古愚嘗反覆詳考而覺朱未盡非毛未全是至詩有不可解處亦幾與春秋等蓋春秋從魯史來朱子謂魯史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旨余則謂詩序具載國史國史不傳亦無由知是詩之何爲而作夫既不知所由作遂學分四家家各一說關雎或以爲美詩或以爲刺詩或以爲文王之妃或以爲康王之后是也或曰國史固不傳矣而其說之散見他書者亦略可言乎余曰莫明徵於金縢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

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此卽鴟鴞詩之序也春秋隱三年傳曰衞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衞人所爲賦碩人也此卽碩人詩之序也閔二年傳曰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衞之多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衞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許穆夫人賦載馳此卽載馳詩之序也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此卽清人詩之序也文六年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此卽黃鳥詩之序也若他非序而說之得其旨卽從其序來者一叔向曰昊天有成命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一左史倚相曰昔衞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譖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懿讀爲抑不勝於郊祀天地衞武公刺厲王之說乎孔子以詩書禮樂教一弟子蓋三千焉當是時詩有定說作之者何代何人述之者

何篇何義皆眾所通曉不獨此三千人而已下逮孟子之時便不能然咸邱蒙不識北山詩之旨妄摘取其中四言以證天子可得而臣父孟子知之則曰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竊以勞於王事以下即北山詩之序也他日告萬章以頌古人之詩輒繼以知其人論其世蓋詩必有所作之人與所當之世若小弁當幽王危殆之世作者又屬毛離裏之人自宜乎怨不宜乎不怨非國史實紀載亦烏乎知之故毛說之可信從國史來其不可信則雜出講師之傳授故曰非一人作也或曰朱子攻毛傳正在講師之傳授極中其要害子亦可得而略言乎余曰莫不善於抑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案衛武公

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距厲王流彘之年己三十載安有刺厲王之詩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即當杜口是也祇緣序詩者見前有蕩板民勞三篇咸刺厲王後有桑柔爲芮良夫刺厲王尤明徵故亦以爲刺厲王而無柰國語有作懿戒以自儆一言只得續之曰亦以自警也其支綴附會情見勢詘不大可笑乎余因之而悟刺某人美某人詩專爲美刺而作者不可信一詩編次後先有一定之時世者不可信二嗚呼魯史不傳朱子怯於說春秋而春秋存國史不傳朱子果於說詩而詩亡我固謂朱子于詩亦得失相半爾

又按詩必有題即古之篇名也今人覽其題便知是詩之何

爲而作若古人僅取篇中之字或句以弁首覽之有茫然弗辨者故必別須序以顯宋晁說之以道論作詩者不必有序夫既有序而直陳其事則詩可以不作矣說詩者或不可以無序斷會一詩之旨而序之庶幾乎發明先民之言以告後生弟子焉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似也而猶未盡須知當日大師陳詩遒人采詩皆知此詩之所以作其所以作之故錄掌於國史既不若今序首一句之寂寥亦不若今序往往出衆手者之傅會觀金縢左氏則可得其體式晁氏又曰山有樞之序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車攻之序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無遺思矣解頤哉斯言至謂岐下石鼓安覩序離騷無序而序出于王逸秦漢閒古詩有國風之遺韻者亦無序知之者固自知之況先民本人情而有作人情不忘則辭不患乎不明此則以詩求詩矯枉過正之論固先朱子而首發矣

又按馬端臨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閒見一二眞僞不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諸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是者也余終譬之春秋毛公自謂子夏所傳譬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得經之旨爲多齊魯韓三家遠遜于毛然不無可取則譬之公羊氏而已矣穀梁

氏而已矣合者疑聖人之舊不合者是雜以己意抑豈能一筆抹撒哉此文公詩集傳出說者謂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允矣

又按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有一年並書孔子生然猶可解曰傳文非經文也若左氏於獲麟之後引經以至哀公十有六年四月書孔邱卒此豈可信哉今春秋削去之削之誠是馬氏謂既續之於獲麟之後竄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是亦未敢盡以爲信余謂春秋有不可解處意其在斯與樂記云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閒卽鄘之桑中篇巫臣所謂有桑中之喜正指竊妻事一覽之而知爲淫者自作非刺奔孔子何人豈錄淫辭以誨萬世哉故程篁墩決然謂今詩出漢儒所綴緝非孔子刪定舊本漢儒徒見三百五篇名目散軼不存則每取孔子所刪所放之餘一切湊合以足其數而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于師者槩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王陽明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鄭衞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益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茅鹿門曰大抵詩之言淫謔者爲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是孔子嘗刪之不列於經而其俗之所傳固有

不能口禁而火熄之者秦沒而漢求亡經於天下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雜出而並見之耳某故曰詩非全經以上三說雖出近代要爲卓然不詭隨先儒者正可與漢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相參觀

又按余中夜而思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與鹿鳴相次蓋一時之詩而爲燕饗賓客及大射之樂者其在小雅中無疑鄭亦註新宮小雅逸篇必不爲聖人所刪又必不至孔子時已亡逸所以者何商頌十二篇是正考甫當東遷之前得於周大師故孔子時亡其大半若魯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其詩見存孔子時年三十五去孔子

年四十三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僅八年安得詩遂逸應編列孔門舊本三百篇內耳又思鄉射奏騶虞大射奏貍首周禮射人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及士以采蘋采蘩五節則貍首之詩與騶虞采蘋采蘩相次孔穎達所謂當在召南者是夫既在召南必不爲聖人所刪又必不至孔子時亡逸所以者何射義出七十子後學者之手觀記及孔子襲相之圖之射可見且歷歷舉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孔子時反亡逸乎蓋原編列召南相其辭又頗似二雅祇遭秦火而失之余嘗疑何彼穠矣屬東遷以後之詩安知非見于王風或齊風者而後之學者誤取以充召

南十四篇之數方爲正風亦未可定嗚呼予之爲斯論也誠知狂瞽罪不獲辭然古文尚書首發難於吳才老計其時之人未信也而今之信者且漸眾朱子本鄭夾漈之辨妄盡去序言詩同時若呂伯恭猶疑且駭而視今之信何如也余敢望桓譚其人而輒旦暮遇之也哉

又按金仁山述其師王文憲之言曰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既燬於秦火矣漢興管弦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弦之濫在者槩以爲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子之誦詠如素絢唐棣諸經書之所傳如貍首繭栗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於今之三百而夫子已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削邶宋史儒林傳亦載柏之言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鄭衛淫奔之詩三十有一篇說實先篁墩陽明而發蓋亦從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悟來篁墩皇明文衡有王直詩辨與此略同亦先

又按固哉爲詩孟子以謂高叟由今觀之亦何必高叟如式微詩序云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侯黎侯寓于衛衛人追逐黎

衛此必有所受之其實表裏洞達無復擬議而朱子乃曰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余不覺匿笑昔范景仁不信佛蘇子瞻詰其所以不信之說范曰某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脉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脉而信之如此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邪眞通人之言此亦可以破朱子之見

又按錢牧齋註杜詩謂子美深不滿靈武卽位之事詩中多微文以刺尤標其旨於洗兵馬曰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也於收京三首之二曰與洗兵馬相發明吳江朱長孺故反牧齋者謂靈武卽位本非得已洪容齋所謂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

也其聽李輔國讒閒乃上元年閒事公安得逆料而譏之二註並行蓋詩與文不同文嘗有畫然一定之意詩則惟人所見此可以此說解彼亦可以彼說解故曰詩活物也或曰錢與朱畢竟孰爲是余曰幸有子美之文之可證矣子美祭清河房公文曰及公入相紀綱已失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卽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候忽正元次山書太子卽位之義古朋友論議一時不謀而合如此則牧齋之註洵得其旨哉余嘗以衛之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衛人思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子解作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亦所謂二註並行者愚終以孔子有言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則序爲得其旨而朱子之解徒然矣但難得盡有文以證詩耳此

詩與春秋等

又按朱子以詩求詩是就詩之字面文意以得是詩之何爲而作正孟子以意逆志者或問子何不有取其說且加正焉余曰以意逆志須的知某詩出于何世與所作者何等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如近日吳喬先生其予讀李商隱東阿王詩國事分明屬灌均西陵魂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時賦洛神說曰後二語似有梅婚王氏之意夫婦不過十年甥舅纔及二載而竟致一生顛躓此種情事出於口則薄德而意中不無展轉故以不倫之語志之乎若論故實丕爲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子建賦洛神在黃初三年壬寅相去十五年也唐人作詩意自有在或論故實或不論故實

宋人不解詩便以辭王壽王同用譏刺義山何異農夫以菽麥眼辨朱草紫芝乎此解可謂妙絕千古發端一語已道令狐綯之當國矣益原知義山之人之事方得是解不然空空而思冥冥以決豈可得乎縱得之恐亦成郢書燕說而已矣

詩集傳病多坐此

又按竇梁賓夷門人進士盧東表侍兒也詞筆容態皆可觀東表當及第竇爲喜詩曰曉裝初罷眼初瞤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若掩其姓名亦可知是婦喜夫登第之作朱慶餘作閨意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裝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此若掩其題恐未必知是後進求知就正于

前輩之作也詩有難辨如此吾欲誦以質晦翁
又按余久而得王忠文禕學詩齋記曰詩道其微矣乎以情
性言詩非所能知自章句之說言之則某竊有疑矣蓋二南
大小雅周頌周公之所定變風變雅魯商二頌孔子之所取
而並周公所定者合三百五篇尙矣第今觀之二南以關雎
配鵲巢葛覃配采蘩卷耳配草蟲樛木配江有汜螽斯配小
星桃夭配摽有梅兔罝配羔羊芣苢配采蘋漢廣配行露汝
墳配殷其靁麟之趾配騶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信其爲房
中之樂而甘棠後人思召伯者也何彼穠矣王風也野有死
麕淫風也此三詩者胡爲而厠其閒乎而又成王之頌迺有
康王以後之詩今謂二南周頌果爲周公之所定其可乎秦
火詩書同禍書殘闕甚而詩獨無一篇之失然素絢唐棣貍
首繚柔諸詩既已散逸而已放之鄭聲乃反獲存劉歆以謂
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不
足則以世俗之流傳筦絃之濫在者足之不復辨其非故變
雅之中或有類乎正雅而又六月變小雅之始民勞變大雅
之始迺與正雅同其篇什豳風非變也迺繫於十三國之末
焉烏在其爲各得所也然則今之三百五篇謂皆孔子所刪
之舊可乎不可也蓋自漢以來學詩者悉本於鄭氏訓詁譜
序惟鄭說是從人有耳目肺腸不敢以自信也及宋朱子之
集傳出而鄭學乃遂廢朱子所謂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
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者

學詩之旨無以易此矣世之習其讀者固得有所據依而其可疑如向之所云者學者以爲朱子之所未嘗言不敢以爲言也昔者鄉先正王文憲公溍嘗欲修正之而卒亦不果豈非詩道之微於是爲已甚乎此論正從王文憲出

又按趙子常引其師黃楚望之言曰周禮王巡守則大史大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大師掌其事而大史錄其時世及巡守禮廢大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胡朏明曰采詩采字均當作陳葢詩有采有陳漢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此採詩之說也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氏詩譜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此陳詩之說也采之於每歲之孟春陳之於五載巡守之四仲之月是國風所自來也班孟堅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漢治近古此其一端云

又按胡朏明曰男女淫佚奔誘之辭惟鄭衛齊陳有之小序槩以爲刺奔說者爲刺詩之體但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不必譙讓質責而後爲刺也朱子

非之以爲欲刺人之惡而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惡必無是理故以爲淫者所自作而馬貴與又非之其言曰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陳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女安則爲之夫豈眞以居喪食稻衣錦爲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眞以不下車爲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爲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爲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貴與之說可謂辨矣然其嘗於朱子所謂淫者自作之外更就數詩以求之而知鋪陳其事不加一辭之說亦有不盡然者新臺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牆有茨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君子偕老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鶉之奔奔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蝃蝀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載驅曰魯道有蕩齊子遊敖以上諸詩皆刺當時之淫亂而指斥如此是未嘗不加一辭也南山敝笱猗嗟株林頗似不加一辭然以雄狐目襄公以魴鱮目文姜意見比興中矣猗嗟以展我甥兮明莊公非齊侯之子徵文刺譏亦又甚焉安在其爲不加一辭也哉株林玩其辭意亦可見作者在所賦之外以此數詩反而觀之則靜女桑中溱洧東方之日月出等篇摹寫狎昵之情臚列鄙穢之狀者其爲淫者所自作無疑矣淫者之辭豈可錄之於經以爲漢儒所綴緝以足三百之數者近是吾友閻百

詩次魯齊韓川篁墩陽明鹿門諸論爲一帙有味哉又曰漢藝文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某謂夫子之所錄得以流傳者維此之故夫子之所刪得以篡入者亦維此之故又曰詩有具文見意者叔于田二詩但爲鄭人愛叔段之辭而不義得眾之情自見揚之水椒聊二詩但爲晉人愛桓叔之辭而叛冀歸沃之情自見是也馬貴與舉此以明序之不可廢以爲之四詩者皆賴序而明若舍序以求之則子雲美新之作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蓋均一淫佚之辭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

某謂四詩出於刺者之口固可錄藉令爲叔段桓叔之黨所自作錄之於經亦可使有國者知亂賊之情而爲防微杜漸之計無傷於義無害於教也若男女淫泆之辭則不可同日而論牀第之言不踰閾卽未必淫者所自作亦何得施之簡策以教人童蒙之時力扞其外誘猶恐或入於非僻而顧令日誦此等詩以誨之淫乎自此義不明世遂以子夜讀曲宮體諸詩爲得國風之遺意下逮花間諸人及柳晏秦周輩倚聲塡詞備狹斜妖冶之趣亦自謂不詭於風人而號爲詩餘讀者作者展轉流傳以盡惑人之心志如山谷所謂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者皆此等議論啓之也昔漢景有言食肉不

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喻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學詩亦然誦三百不取桑中溱洧之類讀晉宋以後詩不取子夜讀曲宮體之類亦未爲不善學也

又按胡朏明曰朱子集傳云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某嘗疑貢詩之說不知何據及讀金仁山前編引伏生書虞夏傳言舜之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各貢其樂樂正定樂名又引書大傳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注云此采詩作樂之始然後知貢詩之說所自出與采詩陳詩相發明也蓋列國之行人采詩以屬太師比其音律以待時巡因州伯以貢之天子天子命太師陳之而取其正聲被諸弦管以爲燕饗朝會祭祀之樂自虞夏以來未之或改也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斯則久矣朏明未考及此

又按蕭山毛大可述高忠憲講學時有執木瓜詩問難者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中並無男女字面何以知爲淫奔坐皆默然惟吾邑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爲淫奔未爲不可也言未既卽有啸然而興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目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夫箕子所指者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誰謂狡童淫者也高忠憲遽起長揖曰先生言是也又曰不虞今日得聞

通儒之言竊以此論與詩小序相合而與上胡朏明及予又相乖

又按蘇子由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葢卽用其舊也余謂此非爲孔子所刪葢原編次成後亡逸耳卽蘇說可證詩非孔門之舊本因思貍首安知其不別有一篇與騶虞采蘋體製相類者原在召南與采蘋召南名而康成臆以貍首當之又安知曾孫侯氏八句非別一篇而康成臆以貍首當之與回憶少疑鄉飲酒燕鄉射禮並歌召南首三篇越草蟲取采蘋爲亂次後讀詩正義云葢采蘋舊在草蟲前齊詩次正如是不覺釋然詩於今人情不大相遠耳

又按余久而後得王文憲詩疑曰昔東萊呂成公嘗疑桑中溱洧非桑閒濮上之音以爲夫子既曰鄭聲淫而放之矣豈有刪詩示後世而反取之乎晦菴朱文公則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上爲雅樂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不知何辭之風何義理之止乎故文公說詩以爲善者興起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以此法觀後世之詩實無遺策何者葢其規橅恢廣心志融釋不論美惡無非爲吾所受用之益而邪思不萌以此法觀詩可也觀書亦可也雖觀史亦可也以此論樂則恐有所未盡某嘗疑今日三百五篇者豈果爲聖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

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葢雅奧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攗雜以足三百之數某亦不能保其無也不然則不柰聖人放鄭聲之一語終不可磨滅且又復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某是以敢謂淫奔之詩聖人之所必削決不存於雅樂也審矣妄意以刺淫亂如新臺牆有茨之類凡十篇猶可以存之懲創人之逸志若男女自相悅之詞如桑中溱洧之類悉削之以遵聖人之至戒無可疑者所去者亦不過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滓穢雅頌殺亂二南初不害其爲全經也如此則二先生之疑亦俱釋矣昔曾南豐謂不滅其籍乃善於放絕者以此放絕邪說之疑似者可也若淫奔之詩不待智者而能知其爲惡行也雖閭閻小夫亦莫不醜之但欲動情勝自不能制爾非有疑似難明必待存其迹而後知今夫童子淸質未漓情欲未開或於誦習講說之中反有以導其邪思非所以爲訓且學者吟哦其醜惡於脣齒開尤非雅尚讀書而不讀淫詩未爲缺典況夫子答爲邦之問而此句拳拳殿於四代禮樂之後恐非小事也某敢記其目以俟有力者請於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曰野有死麕（召南）曰靜女（邶）桑中（鄘）曰氓曰有狐（並衞風）曰大車曰邱中有麻（並王風）曰將仲子曰遵大路曰有女同車曰山有扶蘇曰揚之水曰狡童曰褰裳曰丰曰東門之墠曰風雨曰子衿曰野有蔓草曰溱洧（並鄭風）曰葛生（並唐風）曰晨風（秦）曰東門之

枌曰東門之池曰東門之楊曰防有鵲巢曰月出曰株林曰
澤陂並陳風或謂三百篇之詩自漢至今歷諸大儒皆不敢議
而子獨欲去之毋乃誕且僭之甚耶曰在昔諸儒尊尚小序
太過不敢以淫奔之詩視之也方傅會穿鑿曲爲之說求合
乎序何敢廢乎蓋序者於此三十餘詩多曰刺時也或曰刺
亂也曰刺周大夫也刺莊公刺康公刺忽刺衰刺晉亂刺好
色刺學校廢亦曰刺奔也止奔也惡無禮也否則曰憂讒賊
曰懼讒也或曰思遇時也思君子也未嘗指爲淫詩也正以
爲目曰淫詩則在所當放故也自朱子黜小序始求之於詩
而直指之曰此爲淫奔之詩某嘗反覆玩味信其爲斷斷不
可易之論律以聖人之法當放無疑曰然則朱子何不遂放

之乎曰朱子始訂其詞而正其非其所以不廢者正南豐所
謂不去其籍乃所以爲善放絕者也今後學既聞朱子之言
眞知小序之爲繆眞知是詩之爲淫而猶欲讀之者豈理也
哉在朱子前詩說未明自不當放生朱子後詩說既明不可
不放與其遵漢儒之謬說豈若遵聖人之大訓乎余按文云
三十二篇目缺其一或請補之余曰不可得補矣文憲云序
未嘗指爲淫詩者止奔也惡無禮也懼讒也三篇此三篇則
蝃蝀相鼠原不列三十二篇之目至采葛曾謂作淫詩而情
款未明今復云爾殆所謂自亂其說者與
又按日知錄有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一篇曰今詩亦未必皆
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

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並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豔妻之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余謂此益是證詩非孔門之舊本也

尚書古文疏證六上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第八十一

余向謂僞作古文者略知麻法當仲康卽位初有九月日食之變遂以瞽奏鼓等禮當之而不顧其不合正陽之義說具第一卷今余既通麻法矣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憲二麻推算仲康四年乙丑歲距元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三十六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四日二六〇八冬至四十〇日七九九二閏餘七日五五四九二一天正交泛一十七日五六九五九一入轉五日四三四七七九經朔三十三日二四四二七九九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四一〇五七八日

食限經朔二十八日五五〇二〇九入縮厤一百〇五日一二九
四五九縮差二度三五二五入轉二十五日一九四七〇九遲
差二度九〇〇三加差四刻八四〇三九月定朔二十八日五
九八六一二壬辰日未正一刻合朔日食在氐宿一十五度仲康元年壬
戌歲距積三千四百三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六千〇六
十九日九八九二冬至二十五日〇七〇八閏餘四日四五八
四六二天正交泛一十三日四二六六一入轉一十四日九八
六八三八經朔二十〇日六一二三八五月朔交泛二十七
日三三六八二四入日食限經朔二十三日三〇六九三八入盈厤
一百七十二日七二五〇九六盈差〇度四六四六入轉二十
六日八四二七九六遲差〇度九〇四七加差一十一刻三九

二七五月定朔二十三日四二〇八六五丁亥日巳正初刻合朔日食在
井宿二十八度則仲康始卽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
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
辰朔日有食之卻又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度亦
非房宿也夫厤法疏密驗在交食雖千百世以上規程不爽無
不可以籌策窮之以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而誤附于肇位四
海之後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謬作季秋集房之文皆非也昔
史記漢書荀悅漢紀皆云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昭垂
史冊者六百四十五年後魏高允始謂崔浩曰此史謬也案星
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南而東井
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

於理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皆歎服又後六百二十七年宋司馬光編通鑑始削去不載蓋史家之必核實如此況今厤學大明貿絕前代不難盡刊已成之案而魏晉閒書乃出一妄男子多憑虛安處之論以厤法則不合於天文以典禮則不合於夏制屢折之於理既如彼其乖茲參之以數復如此其謬曾謂天下萬世人兩目盡睒而無一起而正之者乎善夫元行沖有言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予實有此慨歎耳

按余向引詩小傳謂詩皆夏正無周正自鄭箋十月之交爲周正建酉之月後虞劇造梁大同厤果推之在周幽王六年疑出於傳會此亦是未通厤法時言茲以厤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五十六年中積七十五萬九百四十二日六十九刻冬至一十二日三十六刻丙子日辰時冬至步至十月建酉朔日得定朔二十七日三十七刻辛卯日辰正四刻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五十七刻入食限是日辰時日食非惟虞劇即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於厤學本傳稱其始通三統厤注有乾象厤抑歎經解有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孔疏云漢世通儒未有以厤考此辛卯日食者似是康成考之方作箋云但又以此詩爲刺厲王作自相矛盾當削此一箋至康成門人東萊王基云以厤校之

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尤瞶瞶此段直可入正義

又按王伯厚言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曰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麻有二年之差後之算麻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疏矣亦是未通麻法案呂氏載秦八年有秋甲子朔朔之日之文始皇八年壬戌歲距至元辛巳積一千五百一十九年中積五十五萬四千八百〇五日六三六冬至九日四二日（癸酉）日閏餘四日三一九六天正經朔五日六〇四三〇九（己巳日）加十朔實二百九十五日三〇五九三九得九月經朔〇日四〇九四（甲子日）是年秋恰有甲子朔則歲在涒灘當作歲在

淹茂爲是必以涒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可知涒灘二字傳寫之譌宋劉原父其本朝人推其博學爲秦漢以來所無子則謂王伯厚似殆過之然二公之於麻學乃爾蓋麻學有三一曰明經之儒二曰精算之士三曰專門之裔二公或以博學雄千古至精算專門自覺少遜耳

又按辰不集于房在左傳杜註曰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若此於房宿絕無交涉此夏書之文應在建巳正陽之月故當以瞽奏鼓之禮而僞作古文者似錯認爲房宿蓋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掩蝕於房宿故冠以乃季秋月朔五字此正其致誤之由予嘗思書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未詳何王之世太史公固受逸書

二十四篇內有胤征篇者知出中康之世故夏本紀曰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夫不曰帝中康初而曰帝中康時最確蓋予推步以厥中康十三年中惟十一年壬申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二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一十七日五六一二冬至一十七日四九八八閏餘二十四日六二三五二三閏四月入轉七日七四九七七交泛二十六日四六三七五七經朔五十二日八七五二七七閏四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一六一七四七入日食限經朔五十〇日〇五八八三五盈厥一百五十二日五六〇〇三五入轉一十九日六〇五七二七遲差五度三〇八二盈差一度三一加差四十五刻定朔五十〇日五〇八八是閏四月甲寅日午時日食又步至十二年　酉歲四月戊申日酉正初刻合朔亦入食限加炁時視三　乃戊時初虧在地人目不能見食無容伐鼓取幣以救之則瞽奏鼓等禮的在十一年閏四月朔無疑矣僞作古文者苟知此將肇位四海易作閏四月朔易作閏四月朔既合厥法人僞典禮雖有百喙豈能折其角哉噫予笑其智不及此又按王子充疑夏小正不與禹貢同列百篇書恐爲後儒所託或曰唐一行推以厥術知其實在夏時爲夏書可無疑子充又以爲不然曰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厥數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況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厥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

其故以著于書亦豈可遂信之而弗疑然則脩征則合厤法亦不無可疑況不然哉此又一辯云

又按鄭康成雖精厤學而于天文分野之說尚襲舊聞然亦直至唐浮圖一行始闡發無遺深合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義予嘗從唐書天文志刪略其語以補鄭註之不逮其辭曰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大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荊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表裏謂之河南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爲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三川中岳爲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濟南至于淮東達鉅野爲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爲鄘衛漢東濱淮水之陰爲申隨皆四戰后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荊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爲三齊爲夾石碣石

爲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南涉江淮爲吳越皆
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
終始而分野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
之下進及井鉞閒得坤維之氣陰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
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
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
偕觿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梁距河
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卻負恆山居北紀眾山之
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
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閒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
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於東正得
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阪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
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閒且王畏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
帝離宮也內接成周河內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
漸降退及畏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閒復與列舍氣通於易
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
究而雲漢沈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爲解
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
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
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負海者以
其雲漢之陰也唯阪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閒降婁玄枵

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火得中離正位軒轅之墟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達于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於易氣以陽決陰夬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爲天廷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大室之東自陽城際之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

自乾攜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陬訾也故爲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於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於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沈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謂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陬訾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入

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恆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於嵩邱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場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宅北連上地皆綿亙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以東并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文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厤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

又按黃宗羲太沖亦今知厤法者文集曰沈存中云衞朴精於厤術春秋日食六十三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王伯厚之言本此某讀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

戊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厤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厤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〇宮〇九度五二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〇宮〇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衞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案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朴吾邑山陽人與沈存中同時然則昔稱存中尤邃星厤者亦非

第八十二

蔡氏書集傳余不病其言理而病其言數厤尤數之大者帝曰咨汝羲暨和一節純用朱子訂傳既非堯厤亦非宋厤蓋從孔穎達疏採來儘亦明析然猶未若授時時憲二厤之精密也余

因以二厤之理與數補註堯典其辭曰論其理天周之度歲周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而又有餘分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爲一朞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積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經言有六日者舉其成數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爲一歲得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晦朔終焉朱子云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蓋一歲有二十四氣假如一月約計三十日則宜十五日交一節氣矣然朞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二十四氣則不止於三百六十日故必十五日零二時五刻爲一節三十日五時二刻爲兩節所謂氣盈也月之合朔二十九日半則月不能滿三十日之數積十二月三百六十日計之內虛五日零六時三刻是爲朔虛故每歲嘗六箇月小止得三百五十四日也氣盈於三百六十日之外有五日零三時朔虛於三百六十日之內有五日零六時三刻則一歲之閒大約多出十日零八時三歲則多出三十二日有奇所以置閏也三歲而一閏即以閏月計之亦不須三十二日有奇故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論其數天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而日與天會月一日不及天一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而月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三十六刻七十一分一十六秒是一歲月行

之數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爲氣盈月與日
會而少五日六十三刻二十八分八十四秒爲朔虛合氣盈朔
虛共得十日八十七刻五十三分八十四秒爲一歲閏率三歲
一閏則三十二日六十二刻六十一分五十二秒五歲再閏則
五十四日三十七刻六十九分三十秒十有九歲七閏則二百
六日六十三刻二十二分九十六秒蓋不用積年日法而以實
測得之豈不較勝于訂傳之本正義者哉善乎蔡所性仲全言
樂律自漢以後日疏星厤自漢以後日密梅文鼎定九言世愈
降而愈精者惟厤而自義和以來數千年共治一事者亦惟厤
唐蘇源明常語人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恨者識元紫芝若生今
之世去唐抑又遠矣吾不惟不恨且大幸者獲從諸君子遊洞

悉今日之厤法斯豈前代人所能幾及哉

按蔡傳云月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
當作九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
八二百當作三百坊本都譌而習者不知

又按朱子言義和卽是下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
必是仝仁山案尚書大傳舜巡四岳奏羲伯之樂和伯之樂
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
厤法無所統矣說致確羲伯和伯官在國都中四子則分遣
之測驗於四極之地羲伯和伯猶今監正監副四子則猶今
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若羲和卽四子當其分遣遠
出猝有休祥誰爲上聞又古者太史職掌察天文記時政蓋

合占候紀載之事司以一人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
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猶是任也四子盡出帝之左右誰爲
載筆哉其必不然者晁說之言以閏月定四時古文定作正
開元方誤作定余考史記堯紀作正漢書麻志作定豈衞包
亦如向所云晚出書多出漢書故從漢耶不然定字不如正
字明甚胡安改至此
又按朱子言歲差劉焯取兩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
未爲精密也余謂至元郭守敬以周天周歲强弱相減差一
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八箇月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
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爲精密明鄭善夫繼之言定歲差宜
定歲法於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日法於氣朔盈虛一晝之
際定日月交食於半秒難分之所而後麻法始爲精密皆前
北朱子所未聞
或問授時麻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
刻夜六十二刻與蔡傳曰永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日短晝四
十刻夜六十刻者不同子以之駁蔡傳何也余曰前人固
已云矣地勢有在南在北之異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
數長極於六十短止於四十授時麻據燕都而言故晝夜刻
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極於三十八其不同蓋以此凡余之駁
蔡傳處豈得已哉
或問麻既無頻日月食之事則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二十
有四年四書日食兩爲比月將春秋不得爲信史哉余曰春

秋固信史但爾時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卽以日食論二百四十二年當四百八十四交除交而不食及合朔在夜人目不見者以四之一約算仍當一百二十餘日食何三十六之寡也春秋失之一以三十六日食論有誤五爲三者莊公十八年上黃太沖推三月日食與春秋合誤也詳見余潛邱劄記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爲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爲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爲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春秋失之二則由此以推無比食而書比食其誤又何怪焉但所以致誤之由千載來學春秋者罕及惟金壇蔡仲全告其弟子秦雲九曰想因當日史官算失一閏誤以二十一年之九月作十月朔日食已書之史矣他日又誤以二十四年七月作八月朔日食已書之史矣既而見其失閏不合也乃于兩年各補足一閏書爲二十一年九月朔日食二十四年七月朔日食兩冊俱存而後之修史者並錄之也然則是史官之失次爾或曰恐無以爲孔子地使孔子而不知是麻誤耶何以爲生知之聖使孔子知其誤而仍之耶何以爲己修春秋事孰有大於明天道者哉余曰劉炫固有言漢魏以來

八百餘載都無頻月日食者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代理亦當然蓋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繇以代簡紙以代繇多歷年所數經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眞先儒因循莫敢改易余謂此或出如錯簡乎如論語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脫簡於齊景公章內而錯簡於是惑也之下樂記寬而靜三十九字脫簡於吾子自執焉之下而錯簡於五帝之遺聲也下逮程子鄭康成出方始覺悟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某公某年爲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爲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于彼而錯其簡于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既而思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冠麻過也蓋周十二月夏之十月火心星也九月昏火星見於西南漸而下流十月之昏則伏今十月火猶西流是麻官失一閏以九月爲十月也九月初尚溫故得有螽仲尼雖言季孫未改明年十二月又復螽實周十一月越明年孔子感獲麟作春秋此二螽乃目所親覩不遠者仍其誤而不削則推此以知無比食而誤書其不削又何怪焉桓公十四年夏五穀梁曰傳疑也孔子豈不知闕處之爲月字哉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方此年正月六日陳亂再赴故從赴兩書之孔子豈不知甲戌之非正月哉因而不革蓋其愼也且春秋書法之重最在人事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

戒他若麻屬天道卽用舊史失在旣往曷由可追苟必取而
正之則今麻上推哀公十一年當閏二月如是史舊書五月
公會吳伐齊者孔子新修春秋將作六月公會吳伐齊豈不
駭人之聽哉且盡取而刋正凡二百四十二年閒以事繫
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鮮不隨之而錯置矣孔子
大夫也敢擅易本國之正朔以干罪戾哉此聖人無可如何
之思又非僅闕疑比干載來學春秋者所未覺余特發其矇
焉或曰子辯古文尚書而旁及於春秋何也余曰摯虞嘗賞
杜元凱釋例云左氏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
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愚猶此志也夫
又按董仲舒以爲襄二十四年比食又旣象陽將絕楚子主

上國之兆後果驗杜氏長麻論云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
年不食者理不得一楊士勛穀梁傳疏據今麻無有頻食之
理疑古或有之漢高帝本紀亦曾頻食趙汸子常更援漢文
帝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並日食是漢初二十八年中頻食
再後世乃未有此固不可以常理推者余不覺笑儒者之不
明麻如此因以授時法推得漢高帝三年丁酉歲距至元辛
巳積一千四百八十四年中積五十四萬二千〇二十二日
〇七二二五六步至本年十二月經朔一十〇日三五一〇
七六甲戌日定朔一十〇日四五八一七六合朔午初初刻交泛一十
四日四〇七五九入日食限十二月經朔三十九日八八一六六
九癸卯日交泛一十六日七二六三三七日已過中交是漢書
不入食限

冬十月甲戌晦日食漢厤疏誤以十一月甲戌朔爲前月晦
日也又書十二月癸卯晦日食則記載之誤況癸卯乃十二
月朔不入食限亦豈晦日哉五行志云十月甲戌晦日食在
斗二十度推是年冬至日躔在斗十九度丙子日冬至是甲
戌在前二日日食在斗十七度斗乃吳地云燕地者亦非更
推得漢文帝三年甲子歲距至元辛巳積一千四百五十七
年中積五十三萬二千一百六十〇日四四五三四九步至
本年十一月經朔三十三日五六八九一八九丁酉定朔三十
二日五三五九八九合朔正三刻交泛二十六日八〇〇五六四
入日食限十二月經朔三日〇九九七八二丁卯交泛一日九〇
六七〇九日已過正交今漢書所載誤謬處與高帝三年同
不入食限

五行志云十月丁酉晦日食在斗二十二度推是年冬至日
躔向在斗十九日戊戌日冬至是丁酉在前一日日食在斗
十八度總之比月而食千古所無不必辯者晦日日食乃厤
疏之故誤以本月朔日作前月之晦日耳

又按蔡仲全曰厤法漢初尚失其傳如綱目惠帝七年癸丑
正月朔日食漢五行志載谷永占歲首正月朔日是爲三朝
尊者惡之綱目書法云日食三朝大變也是年八月有漢惠
之喪李淳風等以爲日食之應司天家祖述之今以授時厤
上推是年十一月閏餘分二十九日有奇是月二十九日冬
至卽閏十一月漢厤失一閏遂以十二月朔作其年正月朔
豈知蝕之非正旦也則谷永之占何取焉至京房易傳凡日

食不以晦朔名曰薄蝕則並不知交轉交終爲何事矣悲夫

又曰漢武太初元年綱目大書丁丑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明堂前漢志則以歲在丙子蓋班氏用夏正朱子則以漢承秦厤十月爲歲首而書之其法無二也史記誤以是年爲甲寅則與綱目差二十三年矣某案史記甲寅年固非卽綱目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今以授時法推算其年十一月癸巳朔步至二十九日辛酉午時冬至又推十二月癸亥日辰時合朔十二月初二乃爲甲子日漢厤於十一月前誤置一閏遂以十二月爲十一月而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爲厤元不知十一月癸巳朔非甲子也十一月二十九日辛酉冬至非朔旦也十二月癸亥朔非十一月甲子朔也十二月初二日甲子非朔日也漢厤誤以前月二十九之冬至而加於後月之朔以後月二日之甲子而加於天正之朔其舛也甚矣綱目書法云武帝元鼎五年嘗書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不書某甲子於是年祀明堂則書甲子朔旦何重厤紀也至朔同日常也甲子朔旦冬至非常也夫以非常之厤紀舉非常之祀典且以至朔同日定改正之厤元斯豈細事而誰知是朔之非甲子哉況推元鼎五年朔旦冬至實爲己卯與授時厤合太初丁丑去元鼎己巳纔八年而又至朔同日決無是理其爲誤也何疑

又按洪範篇自有傳註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星皆承上文箕畢二星來無易說者近代西人穆尼閣著天文實用篇專測

各方風雨其法以太陰爲主五星衝照之而風雨生焉是月之從五星又非盡貼經星言歷歷驗而不爽甚矣理之至者不以中外國人而有閒義之奧者亦必越數千年而漸顯露也爲載其說于此

或問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出詩小雅月離于箕則風揚沙出春秋緯文鄭康成引緯文以釋書則可今孔安國云爾豈非書傳出哀平後之一證哉子何不及余曰穎達疏亦有此意然漢天文志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下卽以書星有好風似從來有此占驗作春秋緯者亦述之云爾非其鑿空書傳卽眞出武帝時何妨作是解史天官書不有軫星好風星占不有東井好風雨說乎蓋列宿各有性情也以此難安國未足

結其舌

又按天官書天文志並云軫爲車主風蓋軫車之象也與巽同位爲風車動行疾似之蔡傳誤作雨孫武子亦云箕壁翼軫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又按書集傳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至夏至從赤道四十七句皆出天文志是說也歷代因之故蔡亦祖其說然是九道者雖有其名而無推步之實唐一行始本劉洪遲疾陰陽麻著九道議其說冬入陰麻夏入陽麻則月行青道夏入陰麻冬入陽麻則月行白道秋入陰麻春入陽麻則月行朱道春入陰麻秋入陽麻則月行黑道大約皆兼二道而分主八節合于四正四維蓋至是而月道始有推步之法迨元郭守敬則

以月所行者通謂之白道而白道兩當黃道謂之交有正交有中交有半交正交者交之始也謂之天首中交者交之中也謂之天尾天首天尾卽羅與計也半交者當兩交之中與黃道相去六度者是也每月行交道一周謂之一交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凡二百四十九交而天一終謂之交終凡十九年而徧九道是三說者每進而益變世之人讀而疑之疑夫三說之或相背謬也某嘗伏讀而深思而知古人步月之法其大旨未嘗不合特古疏而今密耳何則古人所謂月有入道出于黃道之東西南北者非謂月止行四正方也蓋以黃道而四分分之則月之所行雖殊總不出此四方爾若唐志分四正四隅正于春秋者半交在冬夏正于冬夏者半交在春秋四維之位皆然雖疏密若有不同實亦所以發明入道也要之月道豈止于八而已哉計月之行入一歲凡二十六次出入于黃道故一行大衍厤增損九道爲圖二十六而每歲二十六次之出入其圖又未可以一定乃復推極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爲七十二候以究九道且謂月交一終退前所交一度餘是其所推較前爲益密矣然總之不離乎九道之說也惟守敬則略去九道而竟以白道名月道夫所謂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者卽計羅之行度也以計羅之行度求月道之變動則六千七百九十三日之閒無不可考其躔度所離之宿故月道之變動大約每退一交則換一道六千七

百九十三日應十八年二百一十五日零其閒月道凡二百四十九變而天始一周若以九道言則在青朱白黑四者應各歷一千六百九十八日零故又曰十九年而徧九道與班志一行之說大約相彷特此爲尤密云或云白道一周以交于黃道言耳而乃以周天言何也赤道有宿度可紀而黃道則有度無宿也月道出入于黃道而黃道又出入于赤道故先求黃白之交度卽推赤白之交度據其赤道之交度卽推白道之宿次以白道宿度之積較赤道宿度之周則白道之度約斂一度有半而密移于黃道者亦宏一度有半矣此白道之周不但當求之于黃道而又當求之于赤道然後爲至當而不可易也約而論之天之有赤道亙古不易者也至月之有交差則猶日之有歲差然黃交于赤則一歲所積乃始有分秒之差白交于黃則一交所差已移至一度有半太陽之差約二萬四千五百餘年而一終太陰之差之一終則十九年弱而已蓋日行遲而月行疾故其所差之殊至于如此要其爲差一也日之爲差古未之知至今日而始詳則月之爲差亦何怪古厤之未盡歷一行守敬諸人至今日而始密哉

又按舜典集傳自天文志云至轉而望之六十二句皆出唐孔氏疏子獨怪其上美珠謂之璿解錯案說文璿美玉也馬融孔安國傳同不知何緣認作珠宋史天文志亦云憶穆天子傳天子之琁璿珠郭璞註璿者珠之屬也余謂此似玉之珠耳

觀下稱燭銀可證說文璣珠不圜者想以此疑互遂解作珠乎至璣機也亦未安蓋當解曰璣器名馬融傳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穎達疏璣爲轉運衡爲橫簫是也又其南十二度穎達二作三蔡傳正之作二宋太史令錢樂之穎達遺之字蔡傳亦爾朱子訂傳使其半出地上蔡傳遺去四字並非又按厤家之說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出晉書天文志蔡傳亦疑謂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頗是然惜未盡予嘗謂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帝嚳序星辰以著眾亦是大槩星有其名未必如晉一千四百六十四星盡有名目如是之詳如北斗第一至第四星爲魁第五星至第七星爲杓如斯而已至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開陽七曰搖光分明是有堯典以後人據堯典之文以分名其七星猶尾後一星主章祝巫官也初未必名祇緣莊子有傳說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之文人遂名是星爲傅說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初葢名天馬人緣春秋末有王良善御者也死而上配是星曰王良後反曰王良亦名天馬矣推之造父伯樂皆然若軫旁一小星曰長沙下應其地秦是以名郡漢以名國婺女星應金華隋平陳是以置婺州其地又不可與前同日語予又謂禹主名山川爾雅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亦是指天下崇山巨川言那得一一悉予以名如陸機山自起於晉以後郎官湖自名於唐之中豈得自有宇宙便有山川而名卽隨之以出哉仰

觀俯察者由是說而通之可以無紛紛之議矣

又按潛邱劄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于此曰衞朴推日食三
十六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獨之一字固非近
黃太沖謂是年二月有閏三月應食尤非葢余推步以授時
莊公十八年乙巳歲距至元辛巳中積七十一萬四千四百
一十八日四刻步至三月朔不入食限既不入食限則夜亦
不食春秋推三月食見其不食遂疑而不書日朔穀梁以爲
夜食則鑿矣法推是歲五月定朔四十八日六十五刻是五
月朔壬子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十七刻八十分加
時在晝去交分入食限元史曰葢誤五爲三也又以時憲上
推莊公十八年三月朔實會五十〇日一十時三十一分從甲

子算起該癸酉日巳正二刻一分合朔交周九宮二十七度一十四分九秒不入食限加二朔實五十九日一時二十八分得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從甲子算起該壬子日未初初刻合朔授時則除甲子算也加二交周得二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入日食限食在中交與授時同太沖明知三月朔不入食限乃欲以五月實會交周之數移至三月謂與春秋脗合以駁大衍授時之誤借有閏月以爲解其誣天且誣人也甚矣

又潛邱劄記曰黃太沖言一年兩食者有之亦未盡竟有三食者晉書天文志惠帝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七月乙酉朔並日蝕是歲有閏十二月壬午朔又蝕葢相距各一百七十三日有奇故食者三及予推以授時法惠帝光熙元年丙寅

歲距至元辛巳積九百七十五年中積三十五萬六千一百
一十二日三八八一二五步至正月經朔二十四日四九五
一九八戊子日定朔二十四日三六八一八入日食限步至七月經朔二十一日六七
泛○日二一二八九五入日食限步至七月經朔二十一日六七
八七五六乙酉日定朔二十一日六二五三五六乙酉日申初初刻合朔
交泛一十四日一二三一〇九入日食限步至十二月經朔一十
八日八六二三一一壬午日定朔一十九日○二八三一一癸未
日子正二刻合朔交泛○日八二一〇九九入日食限是年該閏十一月
劉義叟長麻作八月自其麻疏之故而三次俱入食限惟正
月七月加時在晝能見日蝕十二月經朔則壬午日而定朔
在癸未日子時乃夜食不見想當日麻官見入食限已先期
奏報日食矣屆期洛陽或有陰雲遂疑日食在天書之史冊
而流傳至今既無有知其夜食者又安從知朔日之非壬午
哉綱目書法曰一歲三食干三百六十二年一書而已矣其
實夜食不爲災不應書史冊此非劉友益所知又曰日食三
朝大異也武帝世曾再書矣咸寧三年正月景子朔四
又頻三年見之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八年正月壬申朔並日蝕於是
未有余嘗以法推知其合者武帝咸寧三年太康八年正月
朔入日食限是有推之不見其合者咸寧四年太康七年是
然雖不合此二年去交未遠想當日麻官偶誤推遂先期奏
報與惠帝時同至太康九年正月壬申朔去交已遠縱麻疏
不應如是推自屬傳寫之譌此不待以麻知者柰何昭垂史

冊驚相告語以爲天未有之變平竊以儒生於厤竟可謂萬古如長夜

第八十三

余向謂事之眞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事之贋者無往而不多所抵梧茲且見之厤法矣劉歆三統厤有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之文知是月戊辰朔以特閏厤法雖孔壁零章逸句亦不忍棄余故從而信焉然未推以厤今以授時法上推周康王十二年甲戌歲距至元辛巳積二千三百四十七年中積八十五萬七千二百二十九日六五五九〇九冬至四十五日四〇九一日己酉天正經朔三十六日八〇一三九六庚子步至六月建巳之月經朔四日五四三六一戊辰日恰合則庚午實爲月之三日益康王十二年歲在甲戌者邵子皇極經世之數也唐一行大衍厤則以康王十二年爲乙酉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余考之此乙酉出竹書紀年竹書紀年豈若皇極數之鑿然者哉因推以授時康王乙酉歲距至元辛巳積二千三百三十六年中積八十五萬三千二百一十一日九三六八九六冬至四十三日丁未閏餘二十七日五〇七一五三周正閏三月夏正閏正月天正經朔一十〇日六一五九五一日甲戌步至六月建巳之月經朔七日八〇〇四〇九辛未日是月無戊辰庚午或曰竹書紀年用夏正安知六月非建未又步至建未之月經朔六日八六〇六九庚午日朔也非朏也果皆不合益天下最可信者經而邵子數之可信則以其與經相表裏天祚宋代絕學有

繼程子出而理明凡六經中言心言性言仁言義等無不析之極其精仍可融之會于一邵子出而數明凡堯典二帝之載數無逸中宗高宗祖甲及文王年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參以魯世家成王七年周公往營雒邑此七年卽在成王紀年內成王共三十七年呂刑王享國百年參以周本紀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五年崩此百年謂書所作之年在位仍五十五年皆合夏本紀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中閒寒浞篡位四十年亦從補出豈非數往者順邵子不啻目覩之上下千萬載罔或抵梧者草廬曰孔子之後惟邵子一人而已矣

按余向援唐孔氏疏周公營洛此年閏九月故戊辰得爲十二月晦未自推以厥今試推之乃知置閏不同一也月小大不同二也漢志二月乙亥朔庚寅望此推甲戌朔己丑望不同三也成王七年壬辰歲距積二千三百八十九年中積八十七萬二千五百七十〇日〇三九八三一冬至五日〇二〇一七九己巳閏餘二十〇日一二七一四三周正閏八月夏正閏六月日己巳日天正經朔四十一日八九三〇三六乙巳日小步至二月建丑經朔一十〇日九二三六二九甲戌日大三月建寅經朔四十〇日九五四二二二甲辰日小四月建卯經朔九日九八四八一五癸酉日大五月建辰經朔三十九日五一五四〇八癸卯日大六月建巳經朔九日〇四六〇〇一癸酉日小七月建午經朔三十八日五七六五九四壬寅日大八月建未經朔八日一〇七一六八壬申日小

閏八月經朔三十七日六三七七八辛丑日大九月建申經朔七日一六八三七三辛未日小十月建酉經朔三十六日六九八九六六庚子日大十一月建戌經朔六日二二九五五九庚午日小十二月建亥經朔三十五日七六〇一五二己亥日大又步至明年正月建子經朔五日二九〇七四五己巳日小則戊辰正爲十二月晦經之鑿然可信如此因悟劉歆次召誥洛誥於武成後顧命前蓋同亦周正云

又按多士本在多方前金仁山案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甚而自今文以來失之從而緒正繫多士於成王七年三月下爲卽甲子周公朝用書之書多方繫成王五年五月下篇有奔走臣

我監五祀之文監卽三監謂其從三監以叛於今五年也是書非作於五年而何余謂此斷以文理理至而數不能違遂推以厤法成王五年庚寅歲距積二千三百九十一年中積八十七萬三千三百〇〇日五三四三八一冬至五十四日五二五六一九戊午日天正經朔二十二日六二八二一一丙戌日步至五月建辰之月經朔二十〇日七五〇五八三甲申日則丁亥月之四日也胎合如此吾欲起仁山于今日而告之令補入前編

又按說春秋者悉以周正而說周書未見其以周正此不知類也除武成一月建子二月建丑四月建卯顧命四月建卯向所推外茲上推畢命六月建巳召誥二月建丑三月建寅

洛誥十有二月建亥康誥惟三月卽召誥之三月多士惟三月卽康誥之三月合以多方五月建辰總同一周正然則蔡氏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寅月起數者豈非委巷陋儒之談哉雖有厤學吾不告之

又按蔡傳云三代正朔不同朝覲會同頒厤授時則以正朔行事此說大謬不然一部周禮所云春夏秋冬皆係夏時則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春朝諸侯秋覲非建子者之春秋可知時見曰會鄭註時見言無常期此於正朔何交涉殷見曰同鄭註衆見四方諸侯四時分來亦以夏時至授時謂民閒耕穫之候堯典所云作訛成易是萬古一也豈商周見異而並此亦更之哉莫善于周書周月解一段趙子常約其辭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爲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眞得其旨吾欲取以易蔡傳

又按三國志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太和厤曰景初厤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厤數之序正歲卽周官太宰之正歲建寅者語尤分析曉暢足正蔡非

又按事有爲當代所通尚習聞習見隨人舉及言下輒知此屬某彼屬某不復煩疏解者三正之通於民俗亦其一也予嘗以豳風七月詩言月夏正也言日周正也周禮大宰小宰

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一篇一官之中已交錯言之然猶曰字有不同也若何以卒歲夏正之歲也曰爲改歲周正之歲也月令季秋曰來歲秦正之歲也季冬曰來歲夏正之歲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夏正之十月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正之十月也臨卦至于八月有凶商之八月也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周之八月也月令孟春乘鸞路夏之孟春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周之孟春也臣工詩維莫之春周之暮春也論語莫春者夏之暮春也明堂位季夏六月改時與改月也左傳襄十四年正月孟春不改月與時也君雅夏日暑雨冬祁寒不改時卽不改氣者也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卽不改節者也左傳昭十七年當夏四月建巳也於商爲四月建辰也武成惟四月建卯也郊特牲歲十二月孟子歲十二月建亥也伊尹十有二月三統厤商十二月建子也夏小正十有二月凌人十有二月建丑也四代之制連類錯舉昭昭別異然猶曰書有不同也若曾子一人口中病于夏畦夏之夏也秋陽以暴之秋周之秋也趙岐註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郝仲輿曰周以五六月爲秋陽光燥烈金遇火伏暴之極乾也夫以暴物極乾言有不須午未月之陽者乎同一絳縣人之生正月甲子朔在晉爲七十三年在魯則七十四年也師曠言魯獲長狄年數與此同同一史蘇之占六年逃明年死在晉則合在魯中隔一年也所以者何用夏正與周正之不同不惟此也昭元年正月趙武相

晉國祁午曰於今七年及至秋醫和曰於今八年所以者何昭元年正月仍晉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年秋則晉平公十七年之夏或秋也以至三統厤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周正月殷十二月洛誥傳以十三月戊辰晦到明月爲夏之仲冬夏仲冬周孟春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樹閒爲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則又和盤託出楊升菴曰唐人不辯而自了然是也惟宋儒而始生異說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

又按宋明人所據以斷斷者在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四時改易尤爲無義此惟兩說足以釋之一後漢陳寵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一王陽明曰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近王恭簡亦以可兩言而決者子月爲一歲之始猶子時爲一日之始安在建子不可以爲春也與

又按秦正建亥方屬無謂然亦凡三變焉秦本紀昭襄王四

十二年先書十月宣太后薨繼書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繼書正月兵罷似已用十月爲歲首秦始皇本紀四年先書三月繼書十月十三年先書正月繼書十月又以十月爲殿忽建寅或曰安知其建寅蓋觀所書災異與夏之月數相應如九年四月寒凍有死者十三年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是則秦不改月數于茲益信二十六年秦初幷天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雖自謂令水德之始然實從其祖制來

又按昭襄王以前秦既首十月則孝文王之事有可得而論焉秦本紀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而合葬於先王韓王衰絰來弔祠諸侯皆使將相來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卽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功臣云云蓋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冬十月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喪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禮至秋期年之喪畢然後書孝文王除喪或曰子於親曷不行三年之喪而僅期年爲曰此固當時之變禮也趙世家晉定公三十七年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己彼春秋之末且然何有于秦秦猶勝既葬而除者多矣猶爲近古然則既除喪矣又書十月己亥卽位者爲何禮曰古者天子崩太子卽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

嬪則正繼體之位顧命王麻冕黼裳入卽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書公卽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及成王免喪將卽政朝於廟是也曰子孝文王立此正繼體之位也曰孝文王元年此正改元之位也曰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卽位此正踐阼之位也故曰秦猶近古然其失禮處亦不可不知秦旣用建亥月爲歲首孝文王元年應有十月今于除喪後又書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踰二年矣豈享國一年者乎故予以莊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甫卽位三日不仍之爲二年遂改爲莊襄之元年觀書子莊襄王立下無事可知崩年改元厥由于此一年二君固以非終始之義況又革先君餘年以爲己之元年

乎失禮莫大焉惜千載讀史者俱未推究及此余特摘出以正通鑑孝文王元年書十月己亥王卽位三日薨之誤

又按趙子常曰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此致確之言萬斯大充宗以二十四氣之名起於漢造太初厤不然以配周正則箱戾不合驚蟄在子月大暑在巳月豈可乎黃太沖從而佐其說余請兩言以折之曰左氏桓五年凡祀啟蟄而郊考工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啟蟄漢之驚蟄也國語范無宇曰處暑之旣至注云處暑七月節此豈太初後始有哉

又按古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三統厤猶然後漢劉洪乾象厤方改易其次雨水前驚蟄後故康成曰漢始亦

以驚蟄爲正月中則康成時不然可知周書時順解立春之日東風解凍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分明是傳寫人以後之節次上改古麻讀者並以此疑時訓非古過矣

又按維莫之春鄭箋謂周時之寅月蓋諸侯來朝助祭於廟畢時當寅月遣之歸以趨農事恐時之晚過朱子認作夏時曰此戒農官之詩萬充宗曰果若所云則夏之三月麻麥經傳告戒農功未有如此之晚者蔡氏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二句以爲牟麥將熟須當建辰之月不知以爲將受猶是方來而未熟之詞言之于辰月可言之于寅月亦無不可也足解人頤余特以其有補書傳也錄之

又按改月之說莫明白於左氏隱元年經書春王正月傳則書春王周正月杜註云言周以別夏殷次毛萇詩傳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三統厤大雪冬至注云於夏爲十一月商爲十二月周爲正月以及立冬小雪注云於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楊升菴曰此固不厭博引旁喻者余故備錄之

又按顧寧人案博古圖載晉姜鼎銘曰惟王九月乙亥周仲俔父鼎銘曰惟王五月初吉丁亥周敔敦銘曰惟王十月惟王十有一月齊侯鎛鐘銘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齊侯鐘銘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而論春王正月曰聖人作春秋於春之下正月之上繫王字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九月齊人作鐘一曰王五月再曰王五月是當時諸侯

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爲然然則後儒以春王正月爲夫子特筆創書無乃未考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余謂此學春秋者所宜首知或問子既以改時改月爲當時言下輒了亦有不得其解錯認如今人者乎曰恐亦未免周禮鼈人之職秋獻龜龜人之職凡取龜用秋時皆夏之秋也蓋龜須其甲秋乃堅成非六月所可取而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登龜鄭康成謂作月令者誤讀上周禮二秋字以爲此秋據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因書於此極中其病又季平子不解正月朔慝未作正爲正陽之月建巳認作周歲之首正月建子雖大史告之猶弗從夫月名偶同遂致惑人況歲時月三者或改或不改隨意錯舉其不惑民之視聽者難矣故總不若行夏時之合一漢武紛紛制作惟改用夏正足爲萬世之法以此坊民猶有魏明帝以建丑爲正並改三月爲孟夏唐武氏以十一月爲正月復以正月爲春一月肅宗不以數紀月以斗所建辰爲名故杜有荒村建子月之詩者

又按唐肅宗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制以建子月爲歲首月皆以所建爲數去年號止稱元年此元年起建子訖建巳凡六月旋於舊故杜既有荒村建子月以紀其始復有元年建巳月二篇以紀其終宛然一王之制其閒絕句漫興閒及月名仍以數紀之曰二月已破三月來余笑謂此三百篇法也三百篇有改歲者曰爲改歲有改時者維莫之春有改月者十

月之交餘悉從夏正趙子常所謂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與書體不同今杜詩唐正夏正二者並存與三百篇何異楊升菴曰詩可以觀予則于茲益徵之矣

又按吾聞諸常熟諸公經解元儒勝宋儒擊節以爲知言他勿論只歲時月之改斷斷鑿鑿遠本漢儒近詆蔡傳之非皆元代諸儒不獨前所引吳仲迂及東山趙氏而已故嘗爲之說曰主不改說舉春秋而以爲夏時夏月幷更魯史之周歲爲夏歲者周洪謨也主皆改說雖詩六月棲棲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而亦以爲周月非夏月者萬充宗也張以寧春王正月考並同幾欲與充宗面語而充宗已不可作矣惜哉

又按撰至此有以傳是樓新刊經解一百四十二種見示者序首云經之有解自漢儒始予爲正之曰經之有解自子夏始不特於易有傳於詩有序而已東漢徐防上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是也子夏之弟子魏文侯著孝經傳疑東漢末尚存故蔡邕明堂月令得而引之戰國策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荀卿書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雖未知傳出何人要自顏嗣荀卿前有之然則謂經解始漢儒者豈非沿其流而未溯其源與

又按有以歸熙甫經序序錄序來問者余曰此序最佳令人那復辨此然亦小有誤敘至東漢盛之後唐貞觀中之前一段曰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案隋經籍志周官禮有王肅注十二卷儀禮有王肅注十七卷喪服經傳有馬融注一卷禮記有盧植注十卷王肅注三十卷孫炎注三十卷安得云獨存康成一家蓋隋志原云三禮唯鄭注立於國學當改存字爲立字立則立於學官存則存於人閒並下文傳詩者毛詩鄭箋亦無礙亦指立國學言非謂爾時僅有鄭箋而無王肅毛詩注二十卷也凡敘次經學流派存亡隱見無誤最難歸氏殆猶未免

又按予晚而得春王正月考見其解八月有凶及臣工篇與愚見合喜而亟錄于此曰朱子本義以八月爲自復卦一陽之月至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又謂此爲建酉之八月爲觀亦臨之反對兩存其說而不決前說從何氏周正也後說從褚氏夏正也復之彖曰七日來復是自夏正五月一陰長數至夏正十一月一陽來復曰屬陽故陽稱七日扶之欲其亟長也於七月詩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卽此義也今臨之彖曰八月有凶是自夏正十二月二陽長數至夏正七月三陽長月屬陰故陰稱八月抑之欲其難長也蓋復彖自復數起爲七日矣則臨卦當自臨數起不當又自復

數起當自夏十二月數起不當自夏十一月數起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遯爲夏之六月僅得七月不可言八月有凶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觀爲夏正之八月又九閱月尤不可言八月有凶今自夏十二月數起至夏正之建申七月恰是八月於時爲商正之八月也於卦爲否三陰長而陽消故其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其凶甚矣非若遯猶有厲而觀絕無凶也而沈否之象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臨於八月有凶之傳曰消不久也正指否卦而言至爲明白今若以爲遯是文王而用周正也以爲觀是文王而用夏正也文王作彖辭時爲商西伯爲商之臣用商之正復何疑乎若爲商之臣而用周正是僭號稱王而改商正朔大不可也爲商之臣而用夏正是不奉時王正朔而用異代正朔亦不可也唐孔氏從前代諸儒之說是矣近時儒者亦有謂文王演易時猶爲西伯安有未代商已用周正此固不攻而自破是矣而又謂臨於月爲丑乃商人之正文王逆知盛衰消長之數寄之於易謂今雖盛大臨人之勢後且有終凶必然之理爲萬代戒其意微矣則某恐聖人正大寬厚之心不如是也且宋代諸儒極辨文王未嘗稱王而猶爲此論故某極辨文王奉殷正朔以服事殷之爲至德者焉又曰蔡氏書傳引此以爲牟婁將熟其爲季春可知今考之於全篇則其曰如何新畬命我眾人庤乃錢鎛卽七月之詩曰一之日于耜二之日舉趾周官遂大夫正

歲簡稼器謂耒耜鎡基之屬修稼政謂修封疆相邱陵原隰
皆孟春之事嗟嗟保介卽月令孟春之月天子祈穀于上帝
載耒耜措之于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大夫躬耕帝籍之
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治新畬始庤錢鎛不亦晚乎非夏
之季春明矣若但以來牟將受厥明爲三月則詩曰將受厥
明不曰將熟夫麥種於今之八月長於三春月至四月而始
登五月而盡刈周都關右地尤高寒而將之云者見於經傳
甚多皆未爲而預言或未至而預期之辭詩人之言緩而不
迫似難以一句蓋全篇而定其爲夏之三月也朱子以此篇
爲戒農官之詩引月令呂覽皆爲籍田而言竊因是說以爲
此詩乃孟春祈穀上帝躬耕籍田而戒農官也麥爲五穀之
中續食之最重者孟春之時三陽發動麥已生長是以祈穀
之辭先言將受來牟之明賜繼之以迄用康年而終之以奄
觀銍艾祈之明神欲五穀之皆熟故並言之猶春秋書麥禾
於冬以該五穀之義也若以來牟將熟爲春三月則冬十月
非麥熟之時不得言無麥矣蓋春秋並書麥禾於終而著五
穀之大無此詩並言來牟銍艾於始而期五穀之大有然則
將受厥明乃期之之辭非卽時賦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
而此詩爲周季春夏之孟春也明矣

又按金德純素公周正彙攷序三代異建朔必與正合故正
建子朔以夜半正建丑朔以雞鳴正建寅朔以平旦以一日
觀之而一歲可知爲葛季野書來所稱殆亦古未發云

第八十四　一　湯伐桀以十月祀乙未秋往越明年丙申三月建卯歸

余向謂湯伐桀以十月祀乙未秋往越明年丙申三月建卯歸殷本紀所謂紲夏還亳作湯誥維三月是也伯夷列傳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所封王至東郊大令諸侯墨胎氏正於是日封子嘗以授時法上推商湯十有九祀丙寅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〇百四十五年中積一百一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二日五四七四冬至四十二日五一二五丙午閏餘二十八日八五一〇六六天正經朔一十四日〇〇一八四戊寅步至三月建卯之月經朔四十二日五九三六一九丙午則丙寅爲月之二十一日其朔合如此因反覆古文湯誥讀逾有味四瀆配四方實後代祀典之祖眞史遷所受書二十四篇之一無疑

故不辭複書之以告世之君子其辭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

按紂以甲子日亡是爲紂三十三祀己卯正月五日桀以乙卯日亡從未推以厤予以授時法上推桀五十二歲乙未歲距積三千〇百四十六年中積一百一十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七日七九三〇冬至三十七日二六七〇辛丑閏餘一十七日九七二六八二天正經朔一十九日二九四三一八癸未

日步至夏正八月經朔四十五日○六九六五五已酉日則乙卯爲月之七日蓋師初發當於前此七月所謂舍我穡事而

割正夏者

又按上所謂四瀆配四方實後代祀典之祖者何也蓋後漢祭祀志光武定北郊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各如其方唐遂稱淮爲東瀆祭於唐州江爲南瀆祭於益州河爲西瀆祭於洛州迄今益不可易反覺東爲江南爲淮方向少不合余曰此則有顧祖禹景范之論在憶已已同客京師問景范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註以碣石在常山九門縣果爾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仍指今永平府是但又在燕之東何云南景范曰凡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

可與西通非同東與西南與北迥相反者余自是觸處洞然

又按秦淵雲九告余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法推癸亥爲建丑之月朔日非如三統厤爲四日後卻三日矣余曰三統厤誤猶可將武成逸篇所云壬辰爲建子之月二日亦不可信周厤固如是乎雲九曰厤豈惟自秦失之周厤亦未精遂極言古厤不正自六家厤以來斗分皆四之一漢鄧平厤猶然故梁沈約宋書論六厤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差至三日或二日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可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祇足惑人耳目至于太初斗分太多過天一度又無盈縮遲疾故常以朔日月見西方晦日月見東方差亦至二三日以此步厤則晦朔甲子安得無愆魄明生死焉

能不舛則知古厤爲誤授時爲眞也如其不爾武王去春秋
魯隱公才四百年授時去魯僅二千年以步日食三十七
或合或否十一不爽而以步四百年前即差當不踰刻而笑
至二三日之遠耶以此知授時爲眞周與漢盡失之矣此論
定則古文武成所記一月旁死霸二月死霸四月旁生霸等
日皆四分之一之厤所步差至二三日者先後不合固皆不
待云矣余悅曰邢雲驤撰厤考亦曾推及總未若子精雲驤
安肅人爲雲九家所取士云
或問武王初有天下厤如是之疏而子推成王七年三月丙
午朏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朏恰合何成康之厤皆精乎余
曰劉洪有言厤不差不改此必成康時有知厤者出覺前法

疏闊改而正之故朏合如是
或又問子推召誥二月朔既甲戌矣則望當庚寅方可云越
六日乙未是是月十七日望果然否余曰是月經望二十五
日六八八九二五五仍十六日己丑望蓋經文當作惟二月
既旁生魄越六日乙未或作惟二月既望越七日乙未以成
史臣以事繫日一定之體今云然者殆傳寫錯爾
又按王肅簡樵述周洪謨之言曰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
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厤官紀年之所始也正
朔有改月數有改有不改人皆以爲然予獨否之如魯史官
記事自用周之厤史既周正厤亦周正可知厤與史豈有二
哉惟農家之厤無古今而用夏正予因悟一部毛詩七月陳

王業六月北伐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皆夏正也何
獨至十月之交而忽從周正蓋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
酉之月前厤官推當辛卯朔辰時日有食之必偏爲告諭以
著天象之變詩人見之即載于詠歌不復如常作夏正此正
可以情與理而斷者前說頗非
又按東坡司馬溫公行狀載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
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
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
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以爲常考文獻通考此仁宗嘉
祐六年事也可爲盛德然後崇禎四年徐光啟奏言漢安帝
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

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蓋食在早獨見於遼東在晚獨見
於張掖當時京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
之見食則其法爲未密以未用地緯度算也使溫公東坡聞
此亦應失笑
又按徐文定光啟厤學小辨爲滿城魏文魁作也曰宋仁宗
天聖二年甲子歲五月丁亥朔厤官推當食不食司天奏日
食不應中書奉表稱賀諸厤推算皆云當食夫於法實當食
而於時則實不食今當何以解之案西厤日食有變差一法
是日在陰厤距交十度強於法當食而獨此日此地之南北
差變爲東西差故論天行則地心與日月兩心俱參直實不
失食而從人目所見則日月相距近變爲遠實不得食顧獨

汴京爲然若從汴以東數千里則漸見食至東北萬餘里以外將全見食也余謂非西法何由曉此故崇禎十六年李天經推驗愈密八月詔西法果密既改爲大統厤法通行天下竟未及頒而明亡

又按文獻通考序云南自宋武帝訖陳後主北自魏明帝訖隋文帝一百六十九年閒南史所書日食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而又曰月不相胳合豈天有二日乎其說是已然授時法以推宋孝宗乾道三年丁亥歲卽金世宗大定七年四月朔交泛十三日九十九刻入食限定朔四日六十七刻得戊辰日申時日食宋雖有劉孝榮言四月朔日食一分日官言食二分既而竟不食金主則減膳伐鼓百官各立於廷明復乃止是眞見其食與復圓矣何以或驗或否蓋宋臨安偏南燕京偏北日食在陰厤故謂太陽有虧南北目所共覩雖庸奴能之此僅得其常者耳固非通考不曾有厤考者所知

又按綱目不書月食倣春秋也獨唐肅宗乾元二年二月書月食既蓋爲張后事發提要不知仍作日食司馬公目錄引本志作正月癸未因推乾元二年已亥歲距積五百二十二年中積一十九萬○六百五十六日八四六○天正冬至一十八日二一四○壬午閏餘一十二日八六七四○八二月朔三十三日九三八三七一丁酉二月經望四十八日七○日

三六六七五日壬子交泛五日一六六八一六二月朔交泛一
十二日二八七二四四二月望交泛二十七日○五二五四
○五入月食限甚深法當食既乃知史官所書宛與麻官所步合何儒者於麻憒憒乃爾

又按陳第季立謂分命羲仲曰麻書之作爰自黃帝而堯命治麻愼重其事上言麻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論其統體也推驗考測必極其精秒忽有差則躔度不應矣故分遣四子各居其方察日之出入農之作息昏曉之中星四時之節氣以至人之祁寒暑雨物之毛羽生落離合參伍毫髮不爽斯麻元可定矣苟不置閏則氣朔盈虛終莫齊一故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總之皆治麻明時之事麻成則陰陽順風雨時百穀登而協氣暘百工有不釐庶績有不熙乎是經文次序最明且悉蔡傳於麻象日月便謂作麻已成於分命則云此下四節言麻既成而分職以頒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夫分職頒布云者豈以羲仲頒春麻羲叔頒夏麻和仲和叔頒秋冬麻乎何其錯雜而不一也其考驗之恐差云者豈以四子考春夏秋冬之或差則識之以修改乎何其測候之後時也至下文平秩東作又云以麻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何其頒布之不豫也近周文宏洪謨非之似矣然文安以爲使四子者考驗已頒之麻爲編次將來之麻則亦稽之未審也傳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三者治麻一時事也闕一

不可以爲厤余謂唐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凡十三處元測景尤廣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卽其遺意而盡測北極出地若干度則守敬所獨抑亦羲和以來未有者

又按董斯張遐周亦取此一篇而絀今湯誥以爲非伏生所授且評於予乃大罰殛女下曰記稱殷人先罰而後賞豈不信哉

第八十五

今文牧誓篇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朝歌之南卽商郊地猶有扈氏之郊名甘云爾非二地也故誓師之辭曰于商郊不必復言牧野詩大雅曰矢于牧野又曰牧野洋洋卽不必言商郊偽作武成篇者昧于此義敘武王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似武王於癸亥僅頓兵商郊次日甲子昧爽始及牧野誓師誓已而戰一地也分作兩地用之可乎昔鄭氏注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賈公彥疏之曰鄭蓋以目驗知之古大儒注一書必具全力不憚以其身之所經目之所窮以爲經傳之取信曾謂當日史臣如尹佚輩親從征伐一動一言莫不紀述乃獨不察于地理如此哉

按牧誓蔡傳云案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蔡氏亦以商郊牧野爲一但認武王與師爲二尚未允三統厤載師以戊子

日發後五日癸巳武王發又後十三日丙午隮師言武王至師中蓋師行日三十里武王則行四十里有奇故雖後五日亦至後戊午度于孟津癸亥至牧野皆親在師中豈待甲子昧爽哉厥又云甲子昧爽而合矣增而合矣字妙蓋自昧爽誓師起誓畢卽戰一戰而殺商王紂僅以時計耳詩大雅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不崇朝而紂之穢濁已除是也其於經傳種種協合蔡氏似不甚信班志故有此誤且古者王出征則王將矣出征則矣將將必與士卒相習然後如臂之使指往無不克豈有臨戰之日將始至軍者乎其亦不識兵法矣又按歸熙甫亦有考定武成云只于原文移得厥四月哉生明三節七十八字于萬姓說服下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但既生魄乃四月之十六日甲辰錯簡在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下不加釐正可乎殆亦讀漢志未熟爾

又按大雅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魯頌云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皆指武王牧野時上與湯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下與論語臨事而懼子之所愼戰同一心法今撰其文曰俟天休命恐非武王心也夫苻堅欲平晉銳意至寢不能旦固不足論若魏武帝臨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抑豈所以論武王乎讀者其味之

又按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晉語姜氏告公子亦曰時不可失吳子因楚喪而伐之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皆爭

取人國者之辭若武王伐紂有天下自所謂迫而起不得已而應亦何至出語如秦穆吳闔廬曰時哉弗可失哉縱上文有永清四海志在天下然涉急欲有功之心非武王也讀者其更味之

又按湯誓有爾尚輔予一人下不過曰致天之罰而已泰誓爾尚弼予一人下則曰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豈湯武辭氣各不同乎抑文有今古爾

又按地理之學爲從來作書與註書者所難予嘗謂作國語之人便不如左氏何況其他或者怪其說予曰左氏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杜註云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十二年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對曰是四國

者專足畏也杜註云四國陳蔡二不羹予考之漢地理志潁川郡有東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列爲二杜氏之言蓋是也作國語者不通地理認不羹爲一謂之城三國規杜過者亦不通地理謂四乃三之譌近時顧仲恭又引賈誼新書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有葉方成四國謂葉爲左氏所遺楚城葉見昭元年不知昭九年止有遷方城外人於許無城葉字何得據以爲詞以知左氏之作杜氏之註皆精於地理如此或曰國語與左氏竟出二人手乎予曰先儒以其敘事互異疑非一人予亦偶因不羹事頗有取其說云

又按朱子門人經學謁者蔡沈史學謁者趙師淵趙之綱目人多知之蔡則人爲所壓莫敢是正今姑以地理論之如於

泰誓篇目云上篇未渡河作中下二篇既渡河作則以孟津爲在河之南與河朔爲二地也者不知孔穎達疏明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爾考史記周本紀敘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在武王渡河之下齊太公世家敘遂至盟津在師尚父與爾舟楫之下益驗地在河北通典河南府河陽縣註云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益水北曰陽故河陽卽孟津若其南岸則自名富平津不得有孟名所以杜元凱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蓋以舟相比若橋然自南岸以達北其得成功者實賴詩有造舟爲梁一語以塞異議者之口固歎古大儒誦詩輒能達于政事其有用如此豈若蔡氏輩並南北不識者哉

又按孔安國傳又東至于孟津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此傳出魏晉間已錯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爲孟津復何怪蔡氏生長南宋者子愛孔穎達云洛陽城北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武濟名致佳然則津之在河北史記正義所謂在河陽縣南門外者爲方孟津以其爲孟之地也津之在河南尚書正義所謂在洛陽城北者當名武濟以其嘗爲武王所濟也庶兩確云

又按余嘗謂孟子說錯了淮水入江後九百餘歲隋開皇大業間果引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爲之兆者今又得一事魏晉

閻古文書錯認孟津爲在河之南後九百餘歲今果改河南之河清縣曰孟津若爲古文蓋其失者抑所謂物必有對哉又按顧氏川瀆異同曰九水之中黑弱則荒裔之川也河流自塞外經中國迴環半于天下在禹貢九州則雍豫冀兗皆其所經今且折而入徐青侵揚州北境矣江流縈紆廣衍其在禹貢則梁荆揚三州之地其所經也究其源流與河大抵相埒南江北河實所以統紀羣川故于天象亦以兩河分界而中原之形勝胥萃于此焉漢水出梁州之北經荆州之半而合于江淮水出豫州之南繞徐州之境以注于海比之江河源流未逮其半濟出于冀州之南雖經豫兗二州之境尚有青州然大都于淮漢比肩不能與江河並焉也今且滅沒

難明在闕疑之列矣渭洛在雍豫中足爲羣川之長然皆以河爲宗如大國之後附庸然故更次于淮濟之有也或曰言渭水以雍州爲天下險言洛水以豫州爲天下中然其爲川也僅及于境內恐未足以該天下矣是九川之中其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余讀至此曾戲語景范孟子當日水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曰江淮河漢者是得毋亦預爲今日之水之地也耶景范不覺笑

第八十六

商郊牧野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既決非信史孟津河朔亦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可謂實錄乎周本紀又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盍言師盡渡河至于盟津大會諸侯椒舉

曰周武有孟津之誓三篇之作俱作於河北之孟津于河之南洛之北無涉魏晉閒名漸譌易孔安國傳以孟津在洛北書與傳同出一手故撰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嗟我友邦冢君之誓誓于河之南嗚呼西土有眾之誓誓于河之北截然異地武成篇曰既戊午師逾孟津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過之非以孟津在河南明證乎予少時習孟子疑滕定公薨父兄百官皆不欲兩使然友往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年來親歷山東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鄒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則兩國相去僅百里宜然友朝發滕而暮至鄒朝見孟子而暮復命文公也又古鄒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里孟子云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

較上文去聖人之世百有餘歲尤爲逼緊蓋只兩舍有半地耳嘆窮經者不可不通地理曾謂作經者反嘗于地理如此哉

按蔡傳于大會于孟津云孟津見禹貢而禹貢引杜預曰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卽此最是蓋以孟津在河北於泰誓篇目卻云上篇未渡河作又以孟津在河南疏略抵梧余嘗笑使朱紫陽執筆應不至此又按傅遜士凱歸熙甫之門人也著左傳屬事序稱某前語王執禮通鑑有何難解胡三省安用註爲執禮答以不然先生云其註地理極可觀某復讀之信先生蓋熙甫也予苦愛斯語以爲其一言破的處酷似朱子近顧祖禹景范著方輿紀要則服膺京兆杜氏浚儀王氏地理之學亦知言哉

又按孟津之漸譌而南也實自東漢始考更始二年使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南度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皐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于河之南猶蒲州城外有蒲津關對岸爲朝邑縣臨晉關地不同名亦各異而史記曹相國世家從漢王出臨晉關張守節正義曰卽蒲津關也在臨晉縣則亦移河東之關名于河西大河流經濬滑二縣境北曰黎陽津南曰白馬津杜牧所謂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者是然通鑑地理通釋白馬北岸卽黎陽津故白馬亦兼有黎陽之名通典于黎陽縣下曰有白馬津卽酈生言杜白馬之津不知漢白馬津在河南是唐亦以河南之津名于河北水經注已然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譌亦何所不至予獨怪武成三代閒人所作忽認南爲北如東漢中葉以後人之稱孟津者

又如和州橫江在江北當塗采石在江南梁書武帝紀太清二年侯景自橫江濟于采石猶指江南侯景傳歷陽太守莊鐵降景乃自采石濟兵焉則已移采石之名于江北不待宋也

又按沈括筆談以定四年楚子濟江入于雲中證雲在江北昭三年王以田江南之夢證夢在江南所以太宗時得古本

禹貢雲夢二字不連作雲土夢作乂蓋雲才土見而夢已可耕治也最是余謂然至周禮職方荆州其澤藪曰雲夢杜預註左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固已混而通稱禹貢溢爲滎滎自在河之南宣十二年楚潘黨逐之及滎澤卽其地然先此閔二年衞及狄人戰于滎澤則亦移澤之名于河北向予愛熊南沙有言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茲則謂禹主名山川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若然豈可以東漢後所通稱之孟津上註禹貢哉安國傳實誤元和志雲夢二澤本自別而禹貢及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則李弘憲所見禹貢本亦誤

又按安國傳雲夢之澤在江南誤不待云惜蔡氏不從沈括之言專引左氏證雲夢爲二兼又引周禮荆州之澤合雲夢爲一者與禹貢時不類括之言曰江南爲夢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爲雲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雲方土而夢已作乂矣信古本爲允余嘗謂蔡傳有顯然謬誤者有依稀彷彿而誤者此固依稀彷彿之誤也

又按蔡傳顯然謬誤者如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積石山在雍之西境安得下一東字顯謬可知雍州東距大河大河卽冀都之西河果東境有貢當徑自入河何勞舍東而西遠從積石浮耶然則若何而可曰當改作其西北境葢浮積石與會渭汭者皆

自西起程但積石近北則曰其西北境渭汭近南則曰其西南境庶乎其不謬耳

又按有依稀彷彿之誤者其導水總論曰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于嶓江之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流水不言山者流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世多稱爲偉論以愚論江非出于岷所以宋易祓曰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在西徼松山之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潤壑出而會于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自中國所見言之也陸游曰嘗登嶓冢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也蓋岷山盤回千里重崖蔽虧江源其間旋遶隱見莫測其端不若漢源之顯易也不確一王恭簡樵曰渭源縣南谷山實鳥鼠相連之枝山相去五里胎簪乃桐柏之旁小山而謂渭非出于鳥鼠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柏導之似俱未安不確二河發源星宿海至積石六千七百餘里中間無所爲伏流伏流見漢西域傳反鄙注而唐書劉元鼎蔡傳劉作辟非唐有辟大鼎無辟元

鼎也元史河源附錄亦作辭似沿蔡傳爲吐蕃會盟使言見河源云云元史命都實爲招討使往求河源還報云云皆無伏流卽西域傳云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皆以爲者傳聞之辭也蔡徒據傳聞不確三梁州西距黑水雍州西跨黑水二州皆以是水定界弱水則見雍州內豈得云之外不確四

又按禹貢立言固有定法然亦不盡然者如侯服中三百里字與上文甸服三百里字不同綏要荒三服二百里字與上文甸侯二百里字倏異觀此則導江言岷山導河積石不言自未必悉如蔡氏所云惟唐孔氏疏云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得之矣

又按有依稀彷彿致成顯然之誤者莫過漢地理志菑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縣入沛沛字本不誤誤在孔穎達疏作海而蔡氏又以漢博昌爲卽宋之壽光縣壽光縣瀕海濟既東流經是縣之境不入海曷入哉故不覺先後異說其實漢博昌宋之博興縣漢故城猶在今縣南二十里不瀕海也嘗問青州府人言淄水出顏神鎭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東麓東北流逕萊蕪谷漢志亦未合東北逕樂安縣東又北入巨淀又北出注馬車瀆合時水入海以今準宋淄亦入海蔡故云爾乎不知漢時菑入沛入沛旋復入海在琅槐縣去今樂安縣五十里也或曰淄既入濟則淄亦可浮青之貢道浮于汶當增一淄字不然者淄不入濟也予笑應曰小

水不爲貢道者眾矣奚獨于淄且淄多伏流潦則薄崖乾則濡軌而已俗謂之九乾十八漏此豈可爲貢道者哉蔡沈生長南宋譬之閉戶造車而欲出門合轍難矣哉

又按余嘗謂古人文多連類而及之因其一並及其一禹貢亦然江漢朝宗于海漢入江江方入海因江入海漢亦同之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瀍澗悉入洛洛方入河因洛入河並及于伊瀍澗皆連類之文又古人文多倒不盡以次禹貢亦然東會于泗沂入泗泗入淮宅曰沂泗茲卻曰泗沂西傾朱圉鳥鼠以漢志言朱圉在天水郡冀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呂伯恭以漢志言朱圉在天水郡冀縣則在鳥鼠東與經文次不合疑不在此不知余曾親經其山

禹奠朱圉當日道中雜厥有丹嶂含朝景之句卽指此依山之次宅曰西傾鳥鼠朱圉至于太華茲卻曰西傾朱圉鳥鼠者倒也至梁州貢道沔與潛通宅曰入于沔渭不與沔通宅曰逾于渭經文不然者乃傳寫偶譌不必曲爲說爾

又按劉熙釋名云北海海在其北也西海海在其西也東海海在其東也南海在海南也宅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從未有釋及此又云濟南濟水在其南也濟北濟水在其北也義亦如南海此句最精蓋濟水在其北郡當名北濟今名濟北亦猶南海不名海南而曰南海耳總屬倒裝文法古人語多倒至又云濟陰在濟水之陰也此其稱則順與上又不同人遇此等處或順或逆聞之輒了然不

似今人費分剖矣

又按蔡氏煞有未盡者如會于渭汭字無傳讀者多以即上文涇屬渭汭入渭當其爲渭也且不知有涇矣

有于汭自與洛汭之汭同一解蓋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一汭也在今鞏縣河自北來渭自東注實交會于今華陰縣故曰渭汭汭字解有作水北者有作水中州者總不若說文汭水相入也者有作水曲流者有作水北曰汭偏考爾雅無其文豈宋於此處爲確解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或曰二汭字同見雍州可各解乎余曰何不可之有導山過九江過讀作經過之過謂禹導水過九江讀作大水合小水之過謂岷江皦焉殊別也左氏一書莊四年曰漢汭閔二年曰渭汭宣八年曰渭汭昭元年曰雒汭四年曰夏汭五年曰羅汭二十四年曰豫章之汭二十七年曰沙汭定四年曰淮汭哀十五年曰桐汭水名下繫以汭者眾矣又何疑于禹貢哉

又按堯典蔡傳爾雅曰水北曰汭偏考爾雅幷無其文豈宋代尚存今失之耶抑誤記安國禹貢傳爲爾雅耶

又按第二卷論青徐揚三州貢道蒙上文兗州之河皆不復言河一層脫卸一層直屬敘法之妙尚未及荆豫梁雍四州茲更補論曰豫州爲南河止言達河不復繫以南者以見上文也上文荆州無河取道于豫州之洛由洛入河故將南河字面預伏於此此二州爲一聯雍州爲西河不惟西河且冠以龍門山名者以舟至此輒止龍門非可越梁州亦無河取

道于雍州之渭由渭入河荷至渭尾泞流而上則至西河順流而下則至南河皆不必惟絕河而渡登蒲州之西岸去帝都爲近特下一亂字水道顯顯然在人目前至雍又會于渭汭不言河者蒙上文梁州則蔡傳所已及此二州又爲一聯凡皆敘法之至妙者

又按孔傳爲蔡傳所壓實有勝蔡者如九河既道孔曰河水分爲九道此在州界蓋別于大陸在冀州故又北播爲九河孔曰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蓋見下逆河屬冀州於兗無涉故界畫分明至此通典以滄州景城郡隸古兗州平州北平郡隸古冀州皆合禹貢之迹滄州東北到平州五百里爲古逆河入海道蔡氏則謂兗州北盡碣石河右之地果爾則夾右碣石入于河乃入兗州之河非冀矣夫非冀曷爲繫河于冀之末簡哉豈冀亦無河可揔梁二州也者必取道于豫州雍州之河而後二州末簡始得繫河字耶

又按至于陪尾孔蔡二傳並云豫州山漢志江夏郡安陸縣橫尾山在其東北古文以爲陪尾杜君卿隸諸古揔州則陪尾當爲南條江漢北境之山與內方一列豈得爲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乎宜改正然則何以正曰博物志云泗出陪尾其徐州之山乎徐西境豫東境正相接禹既下太華乃於是而熊耳洛所經也而外方伊所經也而桐柏淮所出也至于陪尾泗所出也則諸水之治亦可見矣若橫尾淮曷爲經此孔傳自誤或曰柰漢志何余曰漢志禹貢山川不從之者眾矣

笑有于是周官保章氏賈疏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公彥實從春秋緯文來則漢人蚤作是解矣

又按西傾因桓是來朱子亦從鄭康成書註曲爲說忽讀宋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卽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不覺躍然葉猶存傾字余謂直戎字之譌蓋西戎因桓是來最直截了當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漢志謂禹貢桓水是也蔡傳不知引此而徒據水經云西傾之山桓水出焉無論經無此文乃酈注有之亦山亦雍山水亦雍水與梁州桓水別酈道元曰岷山西傾俱有桓水眞得其解矣

又按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嘗得廬山圖經案之有所謂上霄峰者爲山絕頂處傳司馬遷嘗登于此因思當日從北而觀有九江焉班固志尋陽縣九江在其東皆南合爲大江應劭注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是也從南而觀有九江焉劉歆曰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爲九江王莽更豫章郡曰九江是也然通典以湖漢水隸古揚州則與禹貢在荆者不合太史公其必從北乎計其遺踪故道漢唐猶存孔安國曰江于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郭璞賦江曰源二分於岷峽流九派乎尋陽註山經曰江自尋陽而分爲九皆東會于大江陸德明引緣江圖曰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於鄂陵終會于江

口徐堅曰江至尋陽分爲九道杜佑曰是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下三百餘里合流皆歷歷可指數與太史公疏字合與湖漢等各爲一源者不同與洞庭湖爲衆水會聚者復異夫孔曰甚得地勢之中則不必如九河例曰既道曰播爲九可知九江孔殷繼于江漢朝宗于海之下者蓋上句大槩說下句其細目江漢安流無復橫決勢遂奔趨于海非得此疏爲九派之力乎正蔡傳所謂費疏鑿者雖小必記之例也豈別爲一地與上不相屬者然且最爲明證九江納錫大龜孔曰大龜出九江水中史記龜策列傳神龜出于江水中盧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是迄漢猶然向嘗謂禹貢紀山川不紀風俗紀物產不紀人才以山川物產互

千年而不變者于茲益信則兩九江爲一處在尋陽而不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斷可識矣或曰蔡傳謂卽今之洞庭引水經者非與曰未盡非也詳玩水經之文上有衡山下有東陵敷淺原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似爲導山之九江導江之九江作註於九江孔殷無涉然則兩九江可乎曰何不可之有禹貢一書有南條之荆山有北條之荆山有徐州之蒙山有梁州之蒙山有荆州之沱潛有梁州之沱潛有兗州之沮水有雍州之沮水或曰上山水畢竟各見于一州未聞一州之內水重見也者曰以山證之豫州之內有導山之熊耳在廬氏縣有導水之熊耳孔傳以爲宜陽縣況九江一爲禹所疏以人工名一爲九水所會聚以澤浸名同見荆州

丙何不可之有爲禹所疏者曰甚得地勢之中爲九水會聚者第曰禹經之而已江合之而已其書法固自別也但故道唐猶存而宋眇然以致諸公起而辨之揚州浸曰五湖張守節正義曰蓋古時應別令並相連余亟賞其通人之言秦與荆戰取洞庭五湖既言洞庭又言五湖則是九江既豬九而爲五又會五而爲一水道之變如此宋儒乃以己所未見而遽疑禹貢乎且蔡氏之尤悠謬者以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九江不知漢尋陽縣在大江之北今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是東晉咸帝咸和中始移于江南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十五里是杜佑曰溫嶠所移也譬諸河源本在西南而張騫乃求之西北直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蔡氏郡邑之遷改朝代之換易尚所不詳而可與談水道乎至楚地記吾不知其何代何人書乃舍山經洞庭在九江之閒不引而引此朱子親定九江源委不引而引及澧水澧卻在九江數之外者余之著斯考也將以上質紫陽下亦如道元云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豈好與蔡氏牴梧者耶

第八十七

應劭有言自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至漢又復增置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泰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生金城之下得金酒泉之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因名會稽是也因考漢昭

帝紀始元六年庚子秋以邊塞闊遠置金城郡地理志金城郡
班固注並同不覺訝孔安國爲武帝時博士計其卒當於元鼎
末元封初方年不滿四十故太史公謂其蚤卒何前始元庚子
三十載輒知有金城郡名傳禹貢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耶或
曰郡名安知不前有所因如陳魯長沙之類余曰此獨不然應
劭曰初築城得金故名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故墨子言
雖金城湯池一說以郡置京師之西故名金城金西方之行則
始元庚子以前此地並未有此名矣而安國傳突有之固注積
石山在西南羌中傳亦云在西南宛出一口殆安國當魏晉忘
卻身繫武帝時人耳

按孔傳頗有苦心彌縫處如鄭康成註蒙令塞爲平地滎陽
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此是王莽時大旱濟瀆枯竭
已久故爲是云孔傳實出鄭後卻云濟水入河並流數里溢
爲滎澤在敖倉東南若不曾有大旱之事也者禹貢有北江
中江而無南江班志北江在毘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出蕪湖
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補出南江在吳縣南東入海孔傳云
有北有中則南可知非暗與班志相關合乎余尤愛其改爾
雅二處一廣平曰原釋地文也孔傳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爲
郡名其實吾郡隘于東西皆山不可云廣祇覺高而平安國
語確一一成曰岳釋山文也及余登滑縣東南二里大伾山
臣瓚所謂黎陽縣山臨河者覽其形實再重覽安國改之爲
是作僞者亦不可沒哉

又按史記大宛列傳元狩二年庚申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
鹽澤是時已有金城之名然通鑑胡三省註金城郡昭帝於
始元六年方置史追書也余亦謂騫卒元鼎三年丁卯尤先
始元庚子三十三載安得有金城郡乎果屬追書
又按黃子鴻誤信僞孔傳者向胡朏明難余曰安知傳所謂
金城非指金城縣而言乎朏明曰不然安國卒于武帝之世
昭帝始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此六縣中不
知有金城縣否班志積石山繫河關縣下而金城縣無之觀
羌中塞外四字則積石山不可謂在金城郡界明矣況縣乎
且廳注所敘金城縣在郡治允吾縣東唐爲五泉縣蘭州治
宋曰蘭泉卽今臨洮府之蘭州也與積石山相去懸絕傳所

謂金城蓋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時有此豈身爲博士具見圖
籍者之手筆與

第八十八

前漢志河南郡穀成縣注曰禹貢瀍水出謍亭北後漢志河南
尹穀城縣瀍水出注引博物記出潛亭山至晉省穀城入河南
縣故瀍水爲河南所有作孔傳者亦云瀍出河南北山此豈身
爲武帝博士者乎抑出魏晉閒魏已併二縣爲一乎實胡朏明
教余云爾或難余河南安知其不指郡言余則證以上文伊出
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皆縣也何獨瀍出而郡乎殆
與黃子鴻金城指縣言相似皆左袒僞書者胡朏明又曰滿澤
在定陶而傳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水出新安

而云出滻池橫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淮水經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徑決非武帝博士具見圖籍者之言也至孟津移其名于河之南東漢安帝時始然而傳云在洛北是則吾友百詩教余云爾某不敢諱也

按孔疏既引地理志伊出盧氏熊耳山洛出上洛冢領山瀍出新安縣東南入洛又爲之說曰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上洛縣境內滻池在新安縣西穀城出穀城縣潛亭北澗出新安縣東南入洛又爲之說曰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上洛縣境內滻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北山卽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胡朏明正曰按漢陸渾盧氏本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渾接界安得謂陸渾縣西之山而云伊出陸渾山新安滻水出新安穀水出滻池流同而源異今乃云澗出滻池山是以穀源爲澗源也此不惟略也而且誤矣至于河南穀城亦本二縣晉始省穀城入河南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是西漢時穀城山已爲河南縣地也其精如此

又按庚午季夏置書局于洞庭東山撰輯一統志有分得福建者來質余曰欲倣宋梁克家三山志建置沿革斷自周職方之有七閩始不上繫禹貢何如余曰杜氏通典敘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五郡於古揚州內未見唐人遠之於禹服外者元和郡縣圖志亦然然明一統志福州等八府竟書爲禹貢揚州之域亦未安惟歐公妙有斟酌所撰新唐志於淮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域江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嶺南道

曰蓋古揚州之南境與域字頗別微可議者江南道領有今蘇常松嘉湖正禹貢三江震澤地江州尋陽郡有彭蠡湖皆當日之域中豈得別之爲南境惟援其例書于福建一司則可福建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泉州府曰禹貢之揚州南境下迄漳州府並同方不卽不離蓋雖未顯見爲疆域未嘗不爲揚州師牧之所接聲教訖于四海閩東南海也豈唐虞所得而遺之哉

又按先一載在京師葛季野謂余撰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余頗駭其言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不重在此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址卽閒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一統志誇多汎濫令人厭觀因折衷二者之間不妨臚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四項但取其言與行關於地理者方得採輯如名宦則蜀守李冰以作離堆避沫水之害而收鄴令史起以引漳水溉鄴田富魏之河內而收列女趙襄子姊聞夫死摩笄自殺代人以名其山收入保安州顏文妻事姑孝甘泉湧室齊人以名其河收入益都縣梁鴻適吳卒葬地要離冢旁切陵墓矣收爲蘇州之流寓雷次宗徵至都爲築館鍾山西巖下切古蹟矣收爲江寧之流寓卽例所不收之仙釋如河上公結廬河濱漢文帝親枉駕梅福變名姓爲吳市門卒甚且許楊署都水掾爲太守興鴻卻陂數千頃田汝南以饒均寧得遺蓋不惟其人惟其地不然隨甚道德隨甚動名及文藝苟無關地理槩不得闌

入何者著書自有體要故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弘憲云脩州邦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于邱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于撰述如此若張南軒論修誌不可不載人物典刑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之點綴郡邑志則可非所論大一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

又按有杭州人至局中者首問余曰聞新志人物項別立一狀元項有是事否余笑曰俗不至此越兩月偶說景泰閒陳循撰寰宇通志果有狀元一項傳謫以此語局中諸公曰狀元三年一人耳何啻車載循當日曷不立狀元兼宰相者一項以自位置不尤夸乎所謂姚涞楊維聰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今世豈復有道著者耶姜西溟曰此說見錢氏列朝詩集誣罔之甚某親遇姚氏後人授明山存集刻本中有贈衡山先生南歸序曲盡鄉往之志揄揚之詞其知衡山也深矣烏得有相輕語亟呼僕取我篋衍此序來既至余讀其首幅云自唐承隋後設科第以籠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節者幾八百餘年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出其時如唐之元魯山司空表聖陸魯望宋之孫明復云云指曰新唐書卓行傳元德秀少舉進士擢第司空圖咸通末擢進士豈不從科第者耶有明狀元乃不讀新唐書胡牀明從旁贊曰惟不讀新唐書方中狀元若讀新唐書狀元中不得矣閎堂大笑

長沙王寶仁校
善化劉鐸